3493.7
0140
v.7

共七

記文 上 下
題詠

龍城續誌 卷之五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龍城續誌卷之八

記文下 新增

楓溪祠記

後學教授李商永謹記

帶方之楓岳山下楓溪祠即朱夫子妥靈之所而配以翼成公厖村黃先生者也遠近士林已自年前春秋奉芬苾惟謹至今年己未冬請商永追爲記竊惟天下之義理無窮也故從古聖賢所爲不能皆同如微子箕子去留不同伊尹伯夷任清不同之類是也然孔子許之以仁則同孟子許之以聖則同所異者迹也所同者心也迹易見心難知後世設有微子箕子之仁伊尹伯夷之聖孔孟不在誰能就其異知其同哉嗚呼先生當 英陵盛際菀有風雲之契遇贊

東281065

成我五百年倬擬成周之典章法度功存社稷矣澤
被生靈矣而世或以隱見之不同於杜門洞諸賢䂓
之此非獨不知心迹之同異且未知先生道學故耳
今撮其一二之散出於諸書者言之切而學性理之
言者實記載焉釋教肆行獨能超然守正不撓者南
秋江言之以培養士氣亟稱於經筵者靜菴先生是
也至於喪祭悉遵朱子家禮使國人舉知三年通行
之禮者國乘野史并記此所謂泰山頂上已不屬泰
山者也世俗之見宜乎未建也今於朱子祠特配之
者士林之意豈不欲闡先生道學之萬一以提醒夫
世人者耶世之欲知先生者先講其道學且究心迹
同異之故而有得焉疑可釋也其於斯文世教所輔

不少也故遂書之以爲祠記

齊肅公金稛祠宇刱建重修記　後孫左相思穆記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古昔聖王旣郊天配祖以大報之又制爲始祖廟百世不遷之禮達于大夫士盖所以使天下之人咸各報其本也惟我先祖齊肅公以開　國元勳攀附興運功垂竹帛始受　疏封爲百世不祧之廟子孫散處京鄉久益繁衍圭組相承與　國匹休嗚乎盛哉公之九世孫同樞公諱元重因長房中絕以次嫡八承公祀其後移居于南原阿山盖從叅判公諱聲振捿隱之地也旣而屢經兵燹文獻蕩殘公之生卒月日無耶考徵遂用春秋二丁以薦祀事而廟貌猶未備儀廳事未免揪溢及公九

世孫參判公諱始振來按湖南節始克別建祠屋而祀孫貧窶祀享之節不如古公之十二世孫頡豪慨然深歎倡率宗人鳩財斂散以助苾芬之資名之曰大宗稧作序文以識之歲月滋久廟宇傾頹時則先考孝貞公莅任安東堂叔父判書公分司松京季父府使公暨族父校使公出宰榮川及密陽各割俸金經紀重修而使公之十三世孫彦郁十四世孫樂珪掌其事八閱月而功告訖又營置祭田若干頃謹其出納修廟薦享之需皆各有儲是乃一遵大宗稧成憲久而勿替者也又立宗約取其贏餘略倣范公義庄之規呂氏鄉約之義以相周恤以相規勉不惟為吾宗之盛事亦鄉隣士夫家之所罕有者斯固我先祖

積慶委祉之攸及而苟非衆宗人之思推本源合謀并力又惡能有濟是卽所謂咸各報其本者也嗚呼登斯堂而行斯禮者仰瞻楹桷之有儼則世代雖遠而必念壽後之大德傍視雲仍之在列則親屬雖疏而必念一體之以分追遠思孝之誠敦宗友睦之心將見其油然而感油然而生宗廟之事旅酬燕毛之禮無非所以敎人孝睦者此也此吾所惓惓相勉而竊有望於諸宗者也今年夏宗人鳳豪樂麗甫書來以爲祠廟之增修祭田之營置何莫非宗中先丈老奉先之至意而見聞日遠遺蹟寢泯不有表章何以詔後請余記述特以揭板噫在昔乙酉余登上庠榮覲于先考花山任所承聆先廟重修之議居然歲月

一周誌此紀蹟之文事若有不偶然者感念今昔倍切悵慕遂叙其事實俾後之覽此者知有所加勉云爾

歸厚齋記

後孫叅政圭尙謹追記

惟我先祖推忠佐翼功臣兵曹判書封清城君謚安襄公府君卒于漢城諱辰三月二十一日也葬于交河波羅洞烟多山壬坐之原於是縣夫人自遭晝哭後治業益艱窘長子曦次子晣南下于帶方廣洞金灝隱洞本親庄峰縣令諱以石置庄土於此故夫人從而家焉訓二子習詩書教義方學成而從王事長子官珍山郡守次子官昌原府使所至皆有聲績寔夫人教導之力也故鄉人至今稱夫人賢 弘治癸

亥七月十九日卒葬于癸坐之原此洞始為吾韓氏世葬之地也舊有墳菴歲行一祀諸族團聚以叙敦親之誼昔范文正公宗族蕃衆寘義庄以濟親踈之誼自吾縣夫人視之均是子孫固無親踈雖未能廣置義庄而守護齋閣虔奉蒸嘗以為合族之所亦庶幾乎古人置庄之遺意也顧建屋之日月已久棟宇頹敗不可不重修去秋享祀飲福之筵僉議協同乃籌費鳩工推圭珍泓錫二君掌其事二君周詳勤敏始終克勤比舊觀而增新制至於竣功署扁曰歸厚齋蓋取曾子所云愼終追遠民德歸厚也竊惟斯齋之設本尊祖敦族以厚風俗也而其要又在乎追慕先德謹守遺戒之一道也肯構肯堂世世勿替引之則

先靈在上降福穰〻吾門之昌未可涯量而是閣亦與之永世并隆豈不休哉敢玆略記顛末如古焉

無盡亭重建記

芳齋韓國定鉉謹記

湖南多名山水而南原府尤稱佳麗府之尤絕勝者蛟子江也昔在

宣祖時察訪尹公作亭于其上日夕登臨而樂之取物與我無盡之義顏之曰無盡公早登國庠亦嘗仕矣乃不屑屑於簪纓自放乎山水之間非夫超然物外實有樂乎其所樂者其孰能之壬辰島夷之變公與昆叅判公率家僮舉義雖不得大有勦賊之功然足以作志士之氣焉公先祖文孝公德業顯至是公兄弟又以忠義聞南州士大夫到于今稱之以亭燬于兵

爲嗟惜也 上之五年戊辰公九世孫進士泰吉聚諸族議仍其遺址而重營之粤五年壬申始成摠若干楹以舊額扁之又賦四韻揭于楣士友往往相和其眺覽之勝與夫繼述之美余惟公之節行雖不以亭之興廢爲加損然登此亭者必有感乎公之節行慨然想見宜乎後裔之勤勤於新修也至若先懿而食舊德不獨在是耳惟其德業忠義是承是述砥礪自修思以趾美前人而傳于世世此佛家所謂無盡寶藏也夫奚止是亭之爲無盡乎哉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諸君勗之哉

晚翠亭重修記

立齋宋近洙記

南原之阿山坊在治西三十里背山臨水地勢閒曠

鷄林金氏世居有諱偉際 明宣之時登文科官至參議清明直節爲世所推栗谷先生稱以畏友晩年休官遂初築小亭爲棲息之所對樹二松扁以覽翠用皇朝少卿徐繼申筆揭與當時名碩郵筒相酬載在邑誌至今傳誦壬辰兵燹亭猶不毀世傳公所着絲笠在其樑上亭廢后始出云盖亭之葺未詳在何時而并與舊址爲他人所占過者往往指點其遺蹤而興嗟矣今年甲戌公之子孫居其鄉者合謀鳩財就公墓下幾百武屏巖上重建三架距廢趾相望而近第未知華陋廣狹規簡如何而軒豁爽塏固無所遜況其墓前之舍暗合於朱夫子劉亭之制則今此堂構之意抑又可想也噫余觀古今人子孫鮮能守

其先業雖以李贊皇之苦心遺戒尚不保平泉之石而至於亭榭之勝尤不能永久者以其嗣葺之難也世所稱鉅室大族無不有是而是亭也復覩奐輪之美於數百年後者可見諸君為先之誠而推類以往亦當靡事不舉於不義成於不韙哉公之九世孫前都事宅義介其宗人漢義鼎義道義于余略記亭之興廢顛末如此舊額字曾被觀江之厄今將更請于筆家云

湛樂堂記

後孫大成肯鎬謹記

古龍城治西濕隱洞巋然立丹楹繚粉垣者維我先祖兵曹判書安襄公府君不祧之廟也廟下久有搆一講堂又署曰湛樂顧堂額之義府君二嗣珍山公

昌原公生建蔑貞之運志行無比孝友相賓曉將恬
然休跡而爰居爰處警欬如昨焉當年乞養于 朝
分符出宰所至俱著治蹟其登金科玉條信乎後來
牧民之家世守為範時値燕山主政荒事多可憂步
無可進遂貽書于辛安亭永禧曰朝象危險士氣摧
傷殆若東漢之末一日并退而逕歸世稱見機自
貶閱後寢食同堂湛而久敬樂而自靖焉嘗諸寒暄
金先生請業問字恂恂然執灑掃之禮與同門諸賢
講道勤學動必相規惜其微言餘論不少傳於世而
累經欝攸之災著述無餘豈不為後承之長痛乎今
者敬錫氏袖其抄遺事之小錄謁余叔父及諗不佞
曰縣夫人歸厚齋暨琢昌二公湛樂堂至於年久將

頹不得不修繕閭宗協謀推圭琢泓錫兩氏舉其役而訖其功然所欠者一敍事之文也顧言奉孫秖摘其實揭板亦非誣先云故叔父慱攷顛末而述之不佞何敢附贅聞說自不禁油然追感者向時執掌靡暇未及登堂拜廟爲可寫追咎之牘哉悉余以不文略綴隻字零辭難狀其萬一也又曰僉族氏皆入斯堂勉爲孝悌忠信之行則慕先之意得矣不然則不幾於慕其名而忘其道乎僭洗偎越姑記至此云爾

守郎堂記　　心石齋宋秉珣記

帶方治北灘隱勸佳三洞郎上黨韓氏郎墓族位之地是歲小春韓君伯道來謂心石子曰吾先祖有諱贇號沙溪先生之門多質問疑禮先生稱以好

禮屢登道剡白江李文貞判銓曹時特擧除齋郎官至司導寺僉正値丙子遣虜之變慨然詠詩曰千秋尊統義誰有粤連風仍擧義多有捷獲聞媾成痛哭罷兵同李文學慶相陪　昭顯世子八瀋陽久處質館之側備嘗險釁九死靡悔習知虜人之技藝長短將相能否及還從容入幄歷歷陳奏以獻討復之策時運不利未能展其素所蘊蓄退歸鄉里築堂于淵隱先隴之下扁曰守卯蓋虔守節隴講明道義之意也每設朱夫子及栗沙二先生位與諸章甫展拜後行鄉飲禮以導善俗至今傳誦其遺韻隱發矣堂八於贅攸鞠爲荒墟後人齎咨乃就勸佳壁下重建以新之其奐輪之制視舊有增而所欠者一記實之文

也願吾子不憖尼辭以賁之余蹶然作而歎曰善哉守邱公之後承也余觀人家雲仍鮮能保有祖先之舊業至於溪山臺榭之勝往往圯頹而不治雖以李贊皇之平泉裵晉公之綠野亦未免他人之所有此皆繇於忘先而然也今韓氏殫竭誠力肯構肯堂此固嗣守之美事令人起欽也然毋徒以堂構一事爲美每於登堂之時慕效僉正公奉先薦苾之誠講道習禮之懿則尤不亦善乎嗚呼維茲之鄧實其賢祖衣冠之所藏則宜其敬止而不敢懈矣韓氏諸君子勗哉余不以病耗辭略綴口語以識堂之興廢顚末至若山川雲物之形勝有不暇述焉

白軒李景奭記

月波軒記

頭流之山磅礴於南紀而為衆山之宗爲物之最鉅者也其崗巒秀異峻極于天者山之精華發於外而愚者之所共知也其陵谷卑微邃迤於地者山之精華隱於內而智者之所難識也然則雙巖之峽乃方丈之陵谷而一自岳瀆之肇判茲地晦彩於草樹之間世人凡眼安得而知之其擇勝於荆棘之間而能卜接之所者惟我金公一人而已金公諱聲振號醉睡堂年德俱卲志操雅潔癖成山水老而彌篤頃年悠然有壯遊之志乃作頭流之行翩翩一節飛入雙巖徘徊笑傲之際仍陟高岡之上矯首騁目遠望迤瞻則爰有小溪發源於曾巖之麓流入於小洞之口聽其泠泠者而便憬然驚懼於心曰此誠山之正脉而是

吾暮年卜居之區也乃拱手却立而視之則其突然而出者爲高邱岈然而陷者爲長谷窪者爲沙川而響如玦環缺者爲深洞而幽如武陵於是誅其茅拓其基鈌糞壤燔榴翳傍其溪之南畔而立亭焉椽不過三階纔數等雲以爲籬山以爲屏栽梅數株清香滿堂種柳萬行嫩綠粧門墓西湖栗里之趣也海外仙葩托根階上宣州絶艶移植庭前取胡生杜子之玩也左其圖右其書床有樽匣有琴門巷蕭灑窓櫳幽靜舊日荒原變作仙境顧瞻群峰揔無顏色其巍然遠橫者曰白雲山也而公不注眼屹然近峙者曰鳳城山也而公無寓玩望仙臺邊晴霞曉捲而不以此爲賞心步月菴中寒鐘暮起而不以此爲傾耳其餘春花夏雲秋

樹公雪四時可玩之物皆不爲我公寄興之具而只有青天皓月碧澗澄波能爲主人晩年知己之二友公之所好者其諸異乎人歟是以揭華扁二字於堂之壁上曰月波軒奚取於月也奚取於水也靈臺虛淨洞若秋波主人取其波耶金烏西匿氷輪東轉輝登遠峯流入澄潭主人愛是景耶滛霖快霽洲水揚清鏡面無埃灝氣昇天主人玩此物耶月入波而增輝波迎月而耀彩浮光躍金靜影沉璧乾坤混淪上下曚曨當此時主人岸烏紗披荷衣焚一炷香持三尺琴遊心太古慮絶塵寰陶陶醺醺熈熈然浩浩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一夜之間所玩者只銀蟾餘碧琉璃而已人間至樂具萃於此軒金公之頤養清福

爲之如栽食旅鼓臥於斯坐於斯雙峽烟霞儘乎我公之菟裘也噫人以物顯物以人貴會稽之蘭亭未遇王右軍則其清湍脩竹蕪没於空山黃州竹樓不有王元之則其沙鳥風帆索莫於寒江矣至於月波軒獨不然乎惟我月波主人遠在山中寄以歸來篇曰我有終老之計顧公爲我記之須早作芳隣余已以未得登眺爲歎又喜其褒揚我公之風流以傳示騷人之往來玆軒者故終不敢以文拙爲辭嗟呼自古髮家凡山者非一非再而商山之行四皓同歸蹤跡似煩竹溪之逸六人聯袂朋儔太過二山幽隱吾所不敢然則同志二人白首違牆不亦樂乎清波不盡明月長懸秣馬他年我當尋君矣一半華山願與

令焉

月波軒重修記

淵齋宋秉璿記

月波軒舊在頭流之雙巖金公諱聲振所築也在昔光海斁倫之時公棄官南下簞瓢之趣可以敵軒冕之樂登臨嘯詠與當時名碩酬唱以見志所謂江湖而遯隱者也年久而亭廢草樹之間但見月白而水清而已雲礽曾欲重建而爲其居遠難守乃就公墓下據巖臨流起亭數楹澄川碧峀隱暎遠近頗有臨眺之勝而仍舊額者蓋出於追遠之心也今本孫又懼其傾頹與諸族合謀修葺工告訖屬余記之余曰斯亭命名之義前人記文已備矣更何贅焉雖然軒之興廢地之變遷旣有其事由則略舉而識之何傷

之有噫賢者所樂盖難言也霽月澄波心曠神怡寵辱俱忘則其高風淸想世莫得以測也爲公後承務以軒成謂徽蹟復明要究扁楣之義謀所以進乎此則其於似述之道乃可得矣請以此爲軒以記

光霽亭重建記

蘆沙奇正鎭記

光霽故上庠梅堂楊公諱墩亭號也謹按其遺事公早有俊聲時値幾貞隱倫而終故事業無耀人者然其堂以梅其亭以光霽則雖尙不苟可驗其一端矣至使秋江高士賀榮叔而取端河西大賢想餘音於隔世則不賢而能之乎抑又聞亭旣墟而其傍有村曰洞交路其上有店至今皆以光霽亭爲名夫以一人之棲遯能變其地名嚴陵瀨之外未有聞焉非賢

有德者不能也歲辛未公之後孫重建於坊內甘隱山下距十里而近亭既成或有以地改名仍事出舊貫之外古墟林壑不肯讓我而名則若之何正顔初亦聽瑩於此思之不然矣原此亭之得名地歟人歟昔以其地則灘翁古宅先有光風霽月亭此地不應更有此亭矣今有一人苟能紹意於圖書未盡之言意不論其地不妨是先霽主人晜也公既主人於此亭矣托衣履於甘隱三百餘年亭之從而從之誰云不可實之所在名必從之讓不讓奚論河西舊題咏既有新板安用他文字為但其重建顛末不可無記云爾

潛虛齋金之白記

滄洲亭記

吾龍城之清勝擅者以其有蔘川也緣岸而起宅宇

者何限然而莫與黃竹比村之曲有茅齋傍以怡顏
者余友韓汝中卽其主人也以其境寂而鄰寡乃捨
一畝田邀其堂兄汝三甫以居汝三甫亦余之同調
石友也最有能詩聲而癖於山水與從弟遊而兼飫
江鄉勝味甚好事也遂卽撤舊庄而來徙仍傍別業
而宅焉蓋爲棲身終老計也堂成乃以滄洲自顏因
賦其景趣之尤絕者十事爲十篇短詠眞琢玉手也
乃屬其季氏汝謹序之汝謹於余契最密而文雅爲
流輩所服於是乎粧姸辭賁藤致而能道賢長公之
所欲言如從本人肝腎中出實難弟者也余畸人也
溥於世而託疾於園林有素平生心賞每在山水界
中況滄洲與草門相望密邇者乎汝三甫一日走書

來謁余識其意余嘗爾曰怡顏主人維親懿是篤旣能刻其居而相邀滄洲子賦詩而言志其季氏爲序而記事誦其詩而讀其序則康樂惠還之雅懷動矣於君一家并此三美而有之其足可尚也已若乃江山之好物象之勝詩與序已盡之矣非借余濫語而潤色也姑以一家三美之樂爲說而奉賀焉

花樹亭記

蔘湖金弼煥記

養正堂我祖考僉樞嶺隱公所以教族黨子弟者也模範嚴正事目克備躬率裕後之謨至矣盡矣不幸閭者堂頹教弛蒙養不端不仁不明斯莫大焉卽我群從諸族膚是爲懼協力重修顧今族姓稍繁亦不可無管攝之規也茲於講學之暇取晉家花樹宗會

法聚族於斯敦天倫叙情話倣退陶先生族契之議立約數條亦附遵約戒罰之論此是同歸於相與善之義也凡我諸族篤學力行毋墜先規務相敦睦勉哉勉哉

又　　立齋宋近洙撰

南原之花樹亭慶州金氏述先収族之所也即其名可挹其遺芬賸馥矣僉樞金公諱顯國號嶺隱以孝友文學爲當時所稱嘗於 崇禎三巳亥與其族弘諾設學契構一齋扁以食正導廸族黨子弟有條約一遵石潭學規其所存之實此可槩矣齋久而頹公之孫進士弼煥五從昆季及族弟鎔協力重新之依韋氏家規月朔必聚族于斯旨悅情話顏其楣曰花

樹亭立規例如退陶族契之議自此敦睦之風益與
與世亭又頹圮後孫繼而修葺克襲前規猗歟休哉
金氏之述先叔族眞無愧古人矣噫世降俗渝人家
宗法類多壞廢至有視骨肉如行路者正伊川所謂
不知來處流轉四方豈不慨然哉竊觀金氏家法可
歎者有二焉世世而肯堂肯構人人而克紹克述亦
可謂叔季不易得也若使今之人皆法金氏則何憂
乎鄉無善俗也哉是以余於在濮之微記不以老病
辭略識所感乎心者以告登斯亭者云

碧梧山人金甯漢記

五槐亭重建記

粤在 靖陵己卯士林之斬伐也極矣遯庵吳公翩
然高舉七百里而南焉卜居龍城之磊溪乎植五槐

而亭其陰逍遙而終其世淸風高節足以廉貪而立
懦矣兵燹之餘亭為墟槐焚薪殆盡後裔之相顧興
歎者又累百載培其專葉童童如蓋復其舊亭如翬
斯飛以記問于余噫天下之種柳者何限而必稱淵
明先生天下之賞梅者甚衆而必稱和靖處士天下
之愛蓮者無數而必稱濂溪夫子天下之植槐者亦
不爲不多而人至今膾炙而不厭者前有王氏之三
後有吳門之五而已以此觀之賢人所過之地一草
一木亦皆有精彩矣公以金寒暄爲師以金思齋奇
服齋爲友經明行修蔚然有重望若使展其所蘊可
以扶植士林功先斯文而北門禍熖玉石俱焚公乃
因樹爲屋戢景藏釆聊扶植者無過五槐而止此固

志士之所太息者也雖然不食于先者必報于後吾將見孫枝子葉日月繁茂藹庭之陰罔專美於王氏之家矣吾以是祝

倚斗臺記　松沙奇宇萬謹書

杜工部北征詩秋色爭高蓋指其忠憤激昂余謂倚斗望華之句實其基本蓋草芥戀君丹悰衷切故身逢百罹漂泊西南猶懇懇憂愛發為風騷者然也黃寢郎璛於舞山之頂倚斗為臺不知者以為蹈襲工部詩中語而猥受知遇知寢郎宜莫余若黃氏篤忠義名家武愍尚矣無以議為而其他伏節死義為數十君子世風足徵而寢郎赤猿一檄其胚胎前烈者不而誣也無國之日一死報國蓋其初心而庶或其祿

宋有天忍百死而自虞以苟生忠憤之作往往有北征遺韻於是而知倚斗爲臺實出於草茅戀君雖無工部之句而臺之為倚斗已躍如矣彼親臣世臣而販君賣國者聞其風可以愧死吾欲表以出之以告夫昔日當朝而執國命者

觀悟亭記

龍岡李學傳述

觀岳陽者曰龍鬪不多讓其勝而龍鬪之迤西有谷名杜水抱若彎弓桃谿有崗若鰲舉頭者補石作層架以小亭翬飛松檜間泓敞爽塏龍鬪勝槩盡觀斯亭客有登斯亭而瞻厥額以觀悟者迴亭而步默然而觀蒼蒼之峙耶泱泱之匯耶噫吾悟之矣亭是金君精甫之藏修等也則其取諸晦翁之詞而名亭者

豈徒為遊觀擇勝也其必有所觀之術而所悟乎觀者矣然則亭在川上臨亭觀水水哉湍駃運乎不息而有悟如斯者往過來續道體之無窮也觀彼為物也混混湍流盈科放海則實本進極志於成章者之悟爾及夫周流無滯而智之發焉盛大流行而氣之浩焉皆可以資深逢原此其術蓋在乎亭自觀水水可悟也而有悟乎諸郎之必觀者其淺淺哉游焉觀焉者盡悟於工夫之純亦不可使有間斷乎以至獨處斯亭之時而瑩澈虛靜若水之湛然則是又可以不觀而觀無悟而悟而庶不愧於登斯亭觀斯觀而悟斯悟矣雖然能觀能悟者人也而所觀所悟固亭之勝也則遥界眩暈魯嶼閭閻微茫碁錯乎其間朝暉夕照雲烟

變幻春葩秋霏魚鳥上下時或怒濤澎湃銀屋噴騰逆折橫排雪雷皆動又或水月空明瑤池忽闢金蛇爭道玉女弄練極浦鏡樣氣像灑落是即斯亭之大觀耶以埒岳陽而有兼夫子長之江淮子瞻之赤壁者而能使人怡神灰氣蛻塵挾仙悟亦無耶不在矣萬象森羅一理會遍物莫非觀也而心莫非悟也悠然同流曠然道俱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莫知所涯涘翺翔天和之域涵濡玄黙之門亭之顏色於是益美而亭之題目於是益奇矣若乃觀乎亭而所悟者不過葱葱蘢蘢只攬遠含之色而已汩汩瀰瀰但聽循階之聲而已則觀而無觀悟而無悟矣又胡為乎斯亭也其必也觀其觀而悟其悟者乎噫微斯人吾

誰與觀

東山草堂記

心石宋秉珣記

天地文明之氣會萃於東而日月出焉泰海居焉故山亭水榭之冝受朝陽而居於東者往往多文明之區人放其間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則陽明日勝陰濁日消本然情狀自露於湛然清虛之地此豈非仁人君子所愛而居之者乎李大雅鍾鳳甫述其先大人之志肯堂于湖之南魯之東以為肄業之所牓之曰東山草堂屬余記實余作而應曰夫子登東山而小魯夫魯千乘之國國不為小而夫子小之云者非直以所處高道本大而然也盖亦以周公之后父母之國歎惜之歟今吾子之堂適符於魯而又以東山顏

之抑或有憾慕乎夫子而傷時之亦然耶嗚呼噫嘻吾東自殷師以來幾千載衣冠文物一變至道以小中華蔚然見稱於天下今忽淫敎怪技狐媚蜮射於人世四海之勢皆入於腥羶迷茫而堂堂我國亦沉沉然有長夜之漸抑天地文明之氣華於東者亦有時而盡歟雖然日月依舊而出焉泰河不改其居焉則彼有時而晦冥乃其自外之熒惑虹蝃者耳剝之上九旣盡於上則復之一陽旋生于下吾之氣定則天地之氣亦定焉此必然之理也于斯時也一區東山開先聖之道紅日朝牖靜觀天地之變化明月中宵窺見天地之眞心以銷物累之蔽而養吾中和之

德世間炎凉都付於童子之詭問而究抑陰扶陽之義於大易講尊華攘夷之旨於春秋雖長夜黑窣匚之中扶植不已挽回曙光以至陰翳盡捲九有昭明則一區東山其有補於天下人世也豈曰小小哉若子以余言爲迂則是所謂東者反不如西也勖哉吾將從魯之東以觀朝日方昇樂爲之記

遯窩記

承旨沈東臣記

粤自己卯以降我兩家世契甚重且稔聞 贈叅判遯窩李公德望行義厥惟久矣而生也後未得灑掃于門庭茹悵在心幸因公之後承睿肅鍾瑀甫聞公精構讀書之室扁以遯窩寓居養性專事

為已放名利泊如也古語曰閒千眼者必有後累
爾公後承式蓄且昌永守遺齋讀書其中公真閒
千眼歟凡山川形勝幸一登眺則當和其所詠八
景也是為記

題遯窩八景詩帖後　大司成金福漢

右遯窩八景詩完山李公陽運所作也公以醇德
懿行闡而所居有溪山之勝揭堂扁曰遯窩以眼
前所及勝槩各為八景各以近體一首詠之讀
其詩則優閒之趣淸悠之韻自見於篇章之間
超然若無物累者然公亦可謂不忮不求者矣
今後孫斗永來訪於窮山寂寞之濱示其帖而
要余題一言略書之如此後之觀此帖者亦必

有想像其爲人而欽歎者矣

○朱巖精舍記　晩晦堂金挺澤記

子欲白乎曰白易汚子欲黑乎曰黑易染子好楊朱之道乎曰否我學孔子之學也子好陶朱之富乎曰否我樂顏子之樂也曰然字一也子不好楊朱陶朱之朱而獨取朱巖之朱其義安在噫余知之矣世之紆青拖紫者不入是巖之下而子之戴白枯黃者獨憩于此巖之上巖有子子有巖且巖之質不白不黑不搖不動如大人君子襏襫襜朱袍偃仰於蒼松流水間適與考亭之朱字武夷巖字名義相孚而子獨專得無猥乎余聞月浪素多偉人出而試之云子指朱巖而呼曰黃石丈淸晨盥漱再拜跽

而受敎曰師之道重且堅不遇可以藏其穴遇則可以補于天然後子眞是保巖之主人也歟主人爲誰姓李名萬沆陽一其字弄思堂先生之孫也

性菴亭記

東江金甯漢記

性菴者申氏之亭也其先有諱覺觀炙河西金先生之門篤行邃學冠冕南方稱之曰性菴先生其後孫光熙世均謀于宗間架于文德峯之下仍以公之號扁之蓋寓羹墻之慕焉或問于余曰取其先祖之號揭于新亭之額不已瀆乎曰不然余久居漢城請以城之事喩之城之北有孟峴者舊有孟監司居焉城之南有尙洞者舊有尙政承居焉達官聞人一卜其居地得以冒其姓況受其氣禪其形者環其鄉而居

獨不可標其亭以其號耶又況天賦之性祖與孫同焉厥祖之武孫可以繩之者乎飯稻而羹魚者先祖之所嗜也裘燠而葛凉者先祖之所服也明窓棐几枕經藉史者先祖之所居也居先祖之居服先祖之服而嗜先祖之嗜獨不念先祖之學匚為善垂裕後昆則是失其天性者耳賢如性庵之孫不忌其祖豈可憤予云乎哉遂書其問答以塞申氏請

桂田申應朝記

湖隱亭

士不能顯於時則只有隱耳世或有長往不返潔身亂倫者而此方外無足言而役役終生徇利忘義者尤不恥甚乎幼學壯行固士之志而時有不同則奉身退藏守分養性窮經迪後亦於世道有補不成使

天下士皆不長往又不役役則倫義始明風俗始厚矣隱惡乎宜山林一也江湖一也若抱關擊柝仕伶卒市荷蕢荷篠伴狂詼諧者非常格也吾聞湖之南文獻最稱南原而蓼湖山水尤南原名境也族人錫九生於斯學於斯德行有實文詞有聲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而山水助發亦有力焉屢應貢舉久遊京洛其志將以出身事君濟世澤民者而不幸不中命果如是耶在錫九則安知初不以得失動靜而顧余濫立 本朝無力薦引愧負愧負錫九念親老失養欲理裝歸隱余歛容跽曰今日乃知子爲士也旣不欲長往又不欲役役出處有道顯隱任時非士而能之乎行矣自愛於所謂養性迪後者盍自勉焉則

聖主在上安知早晚無招隱感皐而脫不然亦不失為補世道矣況不隱則已隱則捨參湖何適為之歌曰考槃在湖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不諼又謌曰倚門之下可以棲遲湖之洋洋可以樂飢三歌曰皎皎白駒在彼湖曲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歌畢錫之號曰湖隱以送之

心洲精舍記

松沙奇宇萬記

里曰洗心楊氏舊居為此名者其知道乎沿流而下有精舍曰心洲水從洗心來居其洲宜此名雖然非有事乎治心者道不得吾友聖允甫其治心者歟盖心有道心人心之别道心常為主而人心每聽命此所謂治心也主人以讀書之暇觀洲下之水而得其

義焉盖水有清濁有源之水混混不舍則清雨潦所集傍流添入則濁濂眞源而去傍流則吾可無時而不清流矣治心之道無異於此但所謂濂眞源者用何工夫去傍流者用何工夫亦不過曰存天理而遏人慾而已吾欲一過其精舍問治心之道而屛處窮箐羸病侵尋姑未及焉先以所嘗講究者奉質

竹溪亭記

碧梧金甯撰記

帶方之論語谷即一靈壁也張氏之亭翼乎其間有竹千竿有溪一灣顏之曰竹溪云竹於卉類有歲寒不渝之節君子人多自况焉故古來亭臺之標榜甚衆前人之述備矣吾何贅焉昔衛武公年九十餘而好學風人以綠竹三章詠歎而不忘矣聞主人翁大

奎蛃經琢磨切瑳南方學者爭相稱道然帶方之千竿何遜乎淇澳之猗猗者耶亭之名固當顧余不佞年纔半八旬而病滄深山喘已若不保朝夕牙籤玉軸束閣久矣安得卜鄰於水竹之居日月剞磨以作麻中之蓬耶悠然南望雲山渺茫但遙挹其清風高韻而已

○磻溪亭記

主人張安澤記

天皇一脉逶迤東走而聖山陡起嵬崙磅礴奐娜明敏眞帶方名勝其下有魯壇村而中間珊朗重巒疊壑回護周遮亦足以碩人攸居惟我八世祖承旨公肇基於此因以世居焉雲仍蕃衍耕於斯讀於斯而式至今數百年於玆矣村之北有奇絕處可以作數間

屋是吾王考所有而先府君亦有意未就焉余於甲寅春始作亭于此六架六楹中其堂而覆以甍左右翼廊一云琴書室一云湢浴室南其門而周以垣前有兩水合襟瀠洄焉澎湃焉潭深不測後有石壁矗矗巍巍然如虎蹲龜伏而氣像森嚴遂樹檜松衆卉雜錯青紅萬千登斯亭也使人心曠神怡有超世羽化之志而欣然樂而忘歸余故是乎扁號謂磻溪亭磻溪之義何蓋此地本磻巖而參溪源而名以磻溪其來古矣亭之南揭先考孝閭懸板乃永思追感之深而然矣滿壁圖書皆爲學進修之序而朝夕且自觀省矣每花朝月夕與知舊數三或叙嘯焉或賦詩焉不知老之將至若夫晦明捲舒之異候烟霞草木之

殊態以待同好之士或隨其所得而記之歟

曉悟記

勉菴崔益鉉記

人不有可悔於前又焉有曉悔於後盖人有是身則有是心有是心則其爲物也虛靈洞徹萬物皆備衆善具足是乃至賾之理至顯之命苟存之養之不失其本體之明則寶鑑不塵砥柱屹立其守確然其智瞭然悟之早曉不足言矣如或氣拘慾弇天君不能自主幾善而歧於惡志逸而錯於行矣其悔可勝言哉事有失於翻然勃然之間者行有忘於瞬息跬步之頃者而況於平生之大節乎少壯蹉過悔及於白首春而不耕悔及於秋穫不遵繩墨陷非僻之科妄干名利多躁進之病悔之所及覺便在是則翁之意

我知之矣耳目聰明可以有爲而未能做振世之事棻林獎養靜可以進道而又未臻超卓之境界恥爲鄉里之常人而厲之遲暮之年者庶其近於寡過之遽及矣噫天地商商熙來穰往馳致乎喪身亡家敗主賣國禍天下而殘生民者踵相接也當是之時知悔者不可多見翻悔焉而至於悟者乎然則覺悟翁之賢可知也已由是以往爲其腳下者能不懈益勤載本會續文藝紹述闡繹則於翁之德尤有光焉此又不可不勉者也

青坡續誌卷之八

龍城續誌卷之九

記文上　新增

文孝公河濱遺蹟碑閣序　提學金滐根序

粤若諦河相國文孝公之心迹其位名器量不啻止赫人耳目至若夢界之詇悟靈臺之感應快活了神物之濬死此豈庸常人所可測度而冀及也昔宋元君之夢也知神龜之為豫且所綱陵陽子明之釣溪也解白龍之中鉤而後白魚腹中書用其數遂服五石脂而得仙術張華之受人鮓也知其為龍鮓而俾沃酒于鮓果驗鮓中之五彩此皆至人格致之明見實無古今之殊也已盖公之剌完巡南府也夢一老夫憂縣舍撼瓜桃選而大唏悒而前日嗟吾五孫之厄當公八珎之具康肯

話略否仍吟九登三飲未及成詩句而退公即頓悟而
問縣廚之膳羞則果有五醒之當姐俾即放諸淵上仍
造淵上俛仰忽雲影嘘起其半空之氣汨陵谷涵淵水
俄有黃龍挾左右而蜿蜒披西雲而見爪綴東雲而底
鱗白鬚黑角有若拜稽謝公然而熟視噫公之感時物
導生界也何異乎夢神龜絆鉤龍決龍鮓著筒葦格致
之明見也尤綱想河相國之仁愛至若及物之惠澤亦
不外乎赫耳目之器量也云耳　俯臨雄府聚落復有
邃洞深淵非惟飲食宴樂聊娛神物風烟

又　　參判李明迪謹序

龍神物也能茫洋乎玄間興雲雨水下土方其振鬐鼓
鬣奮迅而騰躍也令人眩轉恐怖莫之敢近焉乃或失

水而困于泥沙則童孺皆得以狎侮又從而烹宰之肆夏有豢擾之官而白龍魚服見戒於輕出者也龍猶然況其進類三兩鱗鬣未及變化者耶我 國初名相河公諱演在 永樂十九年拜全羅道觀察使行部到帶方過山洞有詩刻于石上山洞在治之中方縣其下有深龍所家也傳公宿縣舍夢有一老翁來告曰吾孫有五孫為公饋被捉矣願勿殺也因以詩贈之曰九叅龍門山三飲大海水未及成龍時命付浪孺子公驚悟而訊之廚人果有五鯉生捉即令放舍之縱進于淵上忽然雲影來涵俄而晦冥有黃龍初出左鬐食頃而後出右鬣亦如之終出首大如馬頭白髯黑角熟視良久迺然而逝可异也噫海濱淵谷之間捕獻為生者多矣其

種類之爲人所獲果能托夢而見活否耶龜亦四靈之一也見獲於豫且夢宋元君以求活不啻丁寧而卒用衛平言鑿剝而龜灼之夫元君賢君也衛平賢相也猶且忍焉况漁獵人乎况宰夫乎其遇仁人君子得免於刀俎之厄者亦幸也已矣嗟夫以龜之神物爲而不能庇護其窟宅若外奇以自遠害而乃區區乞憐於胥家傯怱之頃者何也豈公之厚德弘量孚信及物彼故出而試之以卜異日三鱣之兆耶以我　朝慶李五紫之異傳在野史書之爲國巨閥以類推之未可謂無是理也公卒致位三事澤施於人子姓蕃衍至今不替豈亦是故耶公之裔孫頤浩甫持遺蹟徵文於余余遂不辭而爲之序以歸之公所刻六言詩在山洞之絶壁

上字漫剎不可讀後之守是邦者命工改刻次其韻以
備州之故蹟云爾

府使李象億記

贈佐郎安瑀旌閭記

公諱瑀廣州人清白吏 贈謚思簡公諱省八世孫清白吏大司諫諱彭命六世孫乙巳名賢諱景祐五世孫公曾祖縣監諱克忠配淑人金氏以烈旌閭至于公以孝聞於世卓行之傳厥由久矣公生甫七歲見親飯麥對案泣薦十九失所怙送終營葬克盡其禮晝哭于墓夜侍母側母嘗遘疾思異味至誠所格靡物不屆雪雉自墜氷鱗自躍晩年登科盖爲悅親而難於離側不求仕宦母又患瘡憫其鍼砭之苦口吮至瘳左右致養六十年如一日及其丁憂毁瘠幾

絶墓在十里朝夕晨省雨雪不廢歷路常憩松下人
愛其樹至今稱孝子亭實蹟載邑誌繡衣擴實登
啓生而蒙復戶之恩死而承贈之 命焉歲乙卯
士林金尋衡等蹕路陳籲又承表宅之 命綽楔已畢
公玄孫鼎夏屬余記實嗚乎事親以孝人之終始昔古
之供温清之節猶非人人所可能況公之自幼至老跬
步不離夙夜靡懈不顧宦途誠能感物聆過樹木
尚留嘉號求諸古人邈焉寡儔天之福善久而不泯
雖讓宦路 恩命旣侈雖欲泯名公議難諼旌閭歸
然榮動鄉里尋常過躡孰不起敬也哉遂爲之銘曰人之
秉彝惟孝是則嚴穴砥行綱常扶植宜豊而嗇報有不
食雲仍蕃衍厥祖是式

贈叅判黃曄旌閭記

高靈申得求記

春秋大一統萬世之日星也當建奴之逼南漢也塘村黃公赤手而立先呼於衆一則曰大明二則曰 大明移檄四日行行四日得八一萬二千三百五十勢如風雨驟至聲振於賊賊憚不與戰以故八京十三日始嘗賊襲斬六百餘級者其氣義力量白登耶幾也天山可定也而其議已決無所指手則忍痛含冤隨事發明廷中對策諫垣草疏是也嗚呼夫子絶筆以來中國未嘗無大一統或時有絶未幾而續未有三四百年無統而過其禍滔滔如水溢下而推其濫觴則自逼南漢而始也當是時國家亡則春秋存國家存則春秋亡下而至於士大夫一身生則春秋亡死則春秋存金鄭兩相 清陰

桐溪洪尹吳三學士之見大抵如是也塘村公不謀而同必稱　大明其出也不成則固將死也卒之三學士幸而死兩相公與塘村不幸不死而其事有功於春秋也其志與日星并明於萬世也然則中國雖無大一統春秋賴吾東而傳國家雖不亡於南漢春秋賴士大夫而存不待孝廟君臣大義彰明其勢已如此也不亦盛乎塘村公忠義不待余言世多稱之者故特表其功在春秋實無異於金鄭諸公者奮筆而書之如此公諱暐字子輝壯元及第官止慶尹其在丙子則年三十二之進士也武愍公之孫愼獨齋金先生之門人於今都事瑩八世祖也屢贈官吏曹參判梓楔在龍城西竹谷與武愍公同閭

贈參議李文胄旌閭上樑文

後孫濂宇謹識

伏以盡性至命極致誠敬之道孝為源於百行丕闡實
蹟彰善樹風載揭棹楔之儀顯肩先於萬世維新表閭
伏惟世篤忠貞家傳詩禮天姿温雅儀範當能繼靖孝
之謀猷學力篤實倫比前賢善述琴軒之緒業自齠齔
盡事親之節無異老萊之誠隱鄉園用克己之工不改
顏氏之樂嘗糞祈天屢占神護親供甘旨於兩庭泣血
居廬克遵禮儀不脫絰帶者八歲無憾於養生送死行
有五常之敦用切於推己及人德乎一代之望磊磊貞
操景仰萬仞之山洋洋孝源不盡三溪之水惟我聖朝
遵國制度遠繼於二帝三王為治政要不過於八條五
典黎民勸孝悌之義感化雅廉崇之恩是以禮讓之風
熙如皥如栽培之德至矣盡美善行昭昭於千載之下

芳名嬬嬬於三綱之中周王還不俟人於斯可見漢帝以
表賢者振古如玆若乃湖南最稱儒風帶方尤是名府
山水則佳麗而奇絶人物也周詳而通明邑綱萬目具
陳皆依長老之法土俗一變至道果是文獻之鄉李佐
郎學問有先應餘淵深之接陳扁士年代不遠併稱孝
廉之尤荀氷之議不獨專美於古菽水之供亦有盡備
於今啓聞幸値李相公之任同宣呼額亦賴崔童甫之
犯清蹕旣蒙貤　贈之典朝家之優禮亦已深焉繼施
表宅之恩鄉里之寵榮又爲倂矣稍費咨度初以聚工
裒財之方亟施經營終至上棟下宇之吉甓斲不勸各
殫工師之技能落成有期何論宗契之豐儉後孫陳力
先壠效材鳳曆技而適丁吉辰龍樓邃而協寅洪化儀

賤楹扁寔允矧是先公攸廬猗歟扁額先輝儼如君子之宅脩楔載擧善頌隨稱揔楔東人文宣朗扶桑東試着爲仁之大本至於極致擴而充揔楔西四方有口先言西法服周公善繼述須正彛倫道不逃揔楔南化自閨門誦二南鯉庭聖誨免墻面本懷勉仁心自甘揔楔北仰視衆星尚拱北朝家示異有今時必得其各是大德伏願上楔之後能容于氏之駟車高建韓公之牙纛以光祖業永貽孫謨

贈參判河文八旌閭記　　判書許傳序

孔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作孝經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故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盖孝經春秋相爲表裏矣七十弟子中惟曾子之孝行最著故爲之說天子

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之孝凡十八章以垂訓於萬世俾為人子者曉然知孝為德之本而百行之源也然則明王之治天下舍是孝無他道也故苟能事父母有過人之行則彰善揚名表厥宅里以風勵之聖人入倫之至此之謂也晉陽河氏有諱文八號默齋者 國朝名臣領議政文孝公諱濱之后學行 贈司憲府監察諱壽龜號訥齋之五世孫也天性純篤事親至孝家甚貧窶爲傭賃以供衣食便身之物莫不畢具採出瀨水日不暇給身雖憔瘁親極滋味定省溫凊之節洞屬不懈丙子之歲母遘疾屢朔危殆廣求醫藥不遠百里晨往夜返虎輒前導及其病革斫指出血以灌口竟得回甦復延二十歲其格天感物之誠如此後以天年終

喪葬無憾居廬素食三年如禮鄉黨稱爲孝子事聞于朝有 旌閭之命 贈參判 聖世褒賞之典至矣是爲書

贈貞夫人姜氏旌閭讚　　碧珍李摠宇撰

自古女士之秉烈死節者多矣覩婦罵卓而斃荀女欺曇而縊亦有刖鼻之盟或多作詩之誓皆足以持一代綱常維萬世標準乾坤以之不墜人道賴而不歇宜乎國家褒其行君子頌其德傳之億萬與天地無窮也雖然隨其所遇之時而亦有常變之異處變而盡其道固人之所賢而處常而死於烈尤人之所難也何者變者人道之所不必遇而遇是變不死則遂不免失節故畀闕分明自處無疑急遽之際惟知死義之安一刎之決不計殞命之難是以女之死於烈不於處常之日而必於

處變之時其惟如夫人姜氏之處常死烈者能幾人哉
夫人雨原人籍晉州自少資質柔順志操堅貞旣笄適
和順曾自江事君子無違德處閨壺有儀範事親也孝
奉祭也敬及府君卒抱屍七日不食而殁見者驚惨聞
者感泣遂以事 聞朝廷嘉其行 命旌其閭鄉里榮
之詡在輿地勝覽及三綱行實噫婦之事夫孰不願同
死而夫亡之後未聞有死者屈指今古不多得焉豈非
處常遭喪哭擗有節不如處變者之急遽易決而往義
之間哀降而情殺也不然規婦何以不死於皇甫之喪
而死於董卓之車荀女何以不縊於陰瑜之亡而縊於
郭奕之家哉然後益信姜夫人之烈尤非處變死烈者
比也嗚呼七日不食在子則曾氏在臣則文山在婦則

姜氏豈不以哭父哭夫至誠同也節士節婦行致一也
夫人之烈無愧於曾氏之孝文山之忠而夫人則死之
悲夫夫人生一子曰善門妙年中生員隱居藏修若將
終身以先公命出就徵辟位至工曹判書檢校贊成
贈府君吏曹判書 贈夫人貞夫人雖胤胄之賢有以
致之亦可見教訓之有素餘慶之繇已吁夫人其生也
榮其死也烈其後也慶讚曰子孝臣忠婦則烈是爲三
綱昭不滅貫古貫今夫人一同屋同穴志願畢七日不
食人所難萬歲流芳世共欽旌此門閭信榮命 贈以
夫人允餘慶

贈左承旨崔汝謹旌閭記 正言金圭夏記

上之親政越明年乙丑八月 陵幸時湖南儒生以潭巖

崔公汝謹及其從兄耆耻堂汝雲殉節事　上言于
駕前下其事于禮曹旋因道臣之狀聞該曹之覆　啓
特　命旌其閭郎世所稱三忠八孝三殉豆四烈婦之
門也猗歟盛哉噫壬丁之禍尚忍言哉島夷空國而來
蹂躪長驅如八無人之境擁牙纛列鼎茵者舉恇㥘失
措奔竄相望而甚者遺君後親以苟晷刻之生者指
不勝屈嗚呼豈不悲哉于斯時也公之兄弟冕弁不加
於身祿食不進於口特南中之一布褐耳始以親老未
赴霽峯之義募及夫凶鋒之再衂也公方在疚而與耆
耻公投袂而起時天將楊元守南原忠武李公守露梁
而賊之在河東晉州者與南原賊為首尾相應之計故
公潛伏于嶺頭斬賊無數又下蟾津沉殺皮幣中賊兩

餘倭驚起蝟集撕殺之際竟被兇鋒之亂斫罵賊不已而死此盖公立慬之大略也惜乎公旣以親老不得同戈於義兵之役又以書生不得編名於官軍之列故事不以實聞只錄宣武原勳而不得與倡義諸公同被褒揚之 恩也方今 聖明在上敦尚風敎草野幽潛之士有一節之可取者無不闡發而奬勵則公之前後斬獲之功從容取義之烈至于今日而著明者豈非有待而然耶嗚呼後之過問者忠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異時 國家脫有緩急則生長於小中華鄒魯之鄉薰沐於四百年培養之化者豈無所觀感而興起者哉余不能無望於後世之君子焉

贈監察羅漢琥旌閭碑文

安平君李昇應序

公諱漢琓字彦守以孝行　贈監察兼持平系出羅州遠祖即錦城府院君諱聰禮其后十七世祖諱文奎官翰院檢校十三世祖諱啓制官長城縣監名著淸白錄十一世祖諱世績位至正卿謚　贈信敏以德行性學世謂松齋先生也世篤忠貞事載　國史皎如日星則至今孰不爲欽仰哉考諱尙文妣南原晋典德女也公自在齠齡天性温和事親至孝愉愉其容貞慤其心實爲平日事也家本淸寒朝而耕暮而讀此董邵南之行也同其閑睦其族是張公藝之居也每遭親老病衣不鮮帶暫不離側隨時嘗糞設壇祝壽及其病勢沉劇裂指注血延命回甦者至于數月矣然而天命有限考終于正寢其哀毁初終之節廬墓泣血之痛過踰禮制

則誰不謂出天之孝子前後實蹟卓行備載營邑禮書三狀而既有褒揚之議且有旌閭之典則予雖不贅說抑何舍默於其間也哉乃知孝者百行之源而惟公平生之志念茲在茲則大有補於風化而古人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非耶配位 贈淑人大邱裵達天女也性本柔惋事姑以禮治家以範鄉黨感服曷不猗歟美哉有一男四女一室之內內外孫曾式繁且多不可盡記則其非積善餘慶之致歟今茲略舉顛末記之如右而為銘曰錦城峨峨雲仍繼繼世襲簪纓家傳詩禮愛吾以道養親以志內溫外和近悅遠懷表厥宅里樹之風聲事載三狀名播四方感而為誌永言不忘

贈童教崔盛和孝感實記

西河盧翼遠記

有明王龍溪曰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余嘗疑是說之過中乃以尹和靖答劉安節孝悌之問參互照證則其謂明察天地直通神明等語善道破誠孝感通之故也始信王說之不為無據而固不可以姚江緒餘并廢其言之有受也今夫天地渾然一氣中物而天地之性存焉故人之得是氣是性者不思不勉無不知愛敬其親是所謂良知良能為吾心天地造化精靈矣是以古人之能全此精靈者舉皆生祥致異如執左契若王家之醴雀孟園之雪筍黔婁之稻穎禱辰此理甚昭乎不惑而橫渠氏之以鳳凰來為志壹動氣之證者眞覷得造化源頭也今以一人之孝兼是數子之祥而尤有異焉者乃知是理之不以世衰道

徵有所欠闕而愈往愈著也余觀靜默堂崔公行裝暨
多士歌詩其忠孝烈三綱為是家世守弓箕也固不必贅
陳先懿於諸子叔述之餘而試璨公孝感實蹟益令人
遙聳而無已乎公生于方丈山下稟其氣最清自在齠
齔能知愛敬眷志於左右竭力於瀡滫樵有牲鼎之歡
縫掖當孤貉之安則此豈非充養在吾之精靈者耶
於是乎當父疾之革三夜禱天得神翁夢教而割其
股療厥疾父思食雉則飛雉至思食瓜則冬瓜熟又於
母病思食鱉則氷鱉出思食筍則霜筍生凡所以順親
志而為親求也受命如響叩之則應是可謂造化之靈
自其手分世界中做出來也而能生天地之所不能生
者於嚴霜大冬之中則王氏生天地萬物之說果不誣

矣尤所異者晨昏展墓之路見燐導前猛虎自避其至
誠之感有孚之盈儘無物不歆動而誠古人所未易致
者也朱先生有訓曰刲股廬墓出於無所為而為則天
也況公之股天所夢誘以割之者則公之心固已默契
於天也此所以雉鶩畜似之累遝異於不時而能使鬼
物扶護惡獸畏遁者復何疑哉然考詳其卷中文隸遠
沂章甫之為公謌其孝於府伯也非不勤摯一未肯許
其徹以表章之者獨何心哉嗟夫今之世相率以偽
矣賣鼠以為璞吹竽以濫混者滔滔相望則其眞其贋
固未易辨而況執朝柄者以名不以實乎宜公之闇寂
寥無標也雖然觀其諸家所褒奬詩若文至盈卷軸者
有若同舌以榮之然公之行已被諸儒筆端之旌侈矣

較諸棹楔之巋煥里閈無實可稱者豈同日道哉然則
與其得一閭之標旌不若得諸儒之筆旌也諸儒筆力
猶未足以發揮此造化精靈之致則惟待識理君子之
論然後可與天地同其傳矣惜乎丞之生後朱先生千
載下不得擴異蹟與王黙諸賢厠列於善行篇也姑記
此以俟後之朱子時

烈婦李氏旌閭記　　幸州奇宇萬記

婦烈與臣忠殊塗而一致故　國家所以旌別表宅者
旣乎爲臣職勸也若李婦人之烈行使今日親臣世臣
者聞之則當泚然汗顙思有以固心易慮履蹈䂓模知
有國而不知有家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今日事猶可爲
也嗚呼臧矣李氏籍全州自在父家著孝順及笄歸羅

州林氏為士人炳球室內外皆名家及歸事舅姑如父母禮奉君子君子偶嬰奇疾禱山祈天願以身代割股裂指僅延數日縷及喪矢心下從以石膽齊忽幡然曰吾死無以養吾子之舅姑起視事殯葬如禮寬譬舅姑舅姑安其孝莫念自心已心不心亡夫心未可謂純烈若夫人可謂心亡夫心而不心己心其周旋立家不憚艱險如此使夫人生為男子立朝事君則古所謂忠臣者無以過之夫家從祖兄炳佑示以蕉狀余歎息而書其後如此

附和順崔天奎旌閭記　幸州奇正鎭記

正宗大王十八年甲寅七月十六日　傳曰孝烈拔啓每歲首禮曹就議政府分等區別啓　聞創應行之式而

朝遣間禮判言積置者已六年而前禮判閔鍾顯節抄
甚爲精簡使之因其已書之別單啓下矣當此悶旱之
時此亦揚善發幽之一端旌復食物令廟堂申勅京外
即爲擧行事於是孝子崔公天奎之閭始 旌 公字士
直和順人中世移金山爲金山望族後又徙居南原三
忠八孝三烈四烈婦其家聲也幼有異質事親養志
其姿稟也母病危亟幾至臯復禱天血泣數日回陽其
天感也晨昏省掃有虎衛鬼燐童蕘之異其孚物也閔
公當時名卿
正廟褒其所抄精簡噫公之實行於斯驗矣第限後承蝺縱
零替 命旌後六十九年壬戌從孫某某等始謀伐石
以記之幸州奇正鎭聞而嘉之草其辭如右云

贈童教禹重鼎旌閭記　秘書監丞李秉鏞記

禹公諱重鼎字德三系出丹陽郎易東先生文僖公諱倬之十九世孫禮安君諱洪富十六世孫册城君諱貢之十三世孫折衝將軍龍驤衛副護軍諱載夏之五世孫曾祖諱舜範隱德不仕祖諱啓震　贈嘉善大夫工曹叅議兼同知中樞府事考諱益榮　贈通訓大夫司憲府監察妣淑人金海金氏諱境之女公生于

純祖庚辰天性純厚自在孩提不妄嬉笑動止有度盡誠事

親愉顔順志晨昏定省之節冬夏温凊之奉一遵古禮及其考妣丁憂六年居廬哀毁踰度夜有虎衛眞是罕世之孝配南原梁氏諱元弼之女性姿貞淑事舅姑以孝接賓客以禮族親欽慕隣里稱譽及其親患之危重

宵侍湯不觧衣帶嘗糞甘苦以驗其症每日祝天願以身代之鄉黨稱以一門雙孝士林公議齊發累呈揚使道伯以至　天聽光緒十九年四月日得蒙恩典　贈朝奉大夫童蒙敎官翌年二月日加　贈兵曹參判兼經筵叅贊夫人梁氏　贈貞夫人特　命旌閭其孫永陵叅奉鍾玉袖其文軸使不佞文之不可以不文辭槩撮其實以記

又　侍講朴海昌記

太上皇癸巳四月其孫叅奉鍾玉以其祖考祖妣孝行實蹟駕前　上言禮曹覆　啓旌閭成命迺降謹按公諱重渴自髫齡誠孝根天事親殫竭志體之養定省進退未嘗少違親有疾病嘗糞露禱一如古孝子事為前後喪

六年居廬有虎衛之異殆靈助也奉祭如事生情禮備
盡敦族接賓誠心相歡所以鄉邦矜式公議不泯至贈
地部亞卿焉夫人梁氏閨範夙著養舅姑有至孝相夫
子無違人皆謂內外雙孝也嗚呼人有百行惟孝為源
若禹公可謂實見得百行之源而又有夫人內助相繼
始以聞尤世所罕有也公丹陽名家易東先生倬後裔
兩世襲圭組餘蔭尚未艾其閥閱之詳及公前後事行
當世知德家表述備矣顧余荒廢無狀初不敢贅筆然
吾四從兄海陽氏携其狀而樂道之故略叙梗槩如右

慶州鄭氏兩世夫人孝烈碑銘　秘書監丞李秉赫撰

夫孝烈人之秉彝者無世無之而兩世趾美古今所希
婦姑相繼尤為難焉讀鄭氏家狀霜日至今凜然不歛

推致敬者宜無人心也鄭公諱壽王貫慶州補助功臣
鷄林君號老松亭諱知年十四世孫佐理功臣吏曹叅
議諱孝終十三世孫考諱達守妣金海金氏配金氏籍
金海吏曹判書安敬公諱永貞后父逹良夫人以
純廟甲子三月二十五日生自㓜善事父母及歸鄭氏之門
後孝于舅姑自成壼儀灑滌之節靡不殫誠鷄鳴而起
問燠寒供甘脆宗族悅服隣里欽感目之以古之活孝
其舅偶嬰奇疾夫人籲壇禱星及其危篤封股和羹得
神效不幸晝哭卽欲下殉而尊章教加泣諭且幼孤無
依不能遂意以天年終卽丁丑二月十九日擧一男一
女男泳甚貧憲女適李鍾連配金氏籍月城左贊成[illegible]
林君齊肅公諱稛后考諱守業

憲廟丁酉十一月十七日生婦德甚備壹行貞淑奉舅如
其姑之事舅姑及遘其夫之疾祈天祭山屢得奇驗至
屬纊劈指注血延三日之縷終三年不茹葷不盥櫛
人皆謂賢姑賢婦必稱是門以辛酉七月十六日卒享
年八十五有四男載學載淵載禮載敏載學生良朝
世朝載淵生丞朝膺朝載禮生昊朝載敏生旭朝內外
孫曾繁不盡錄載敏請銘於余不可以溢美之辭加於
實行略撮其槩如右銘曰老松舊蔭倚歟兩世鸞洛懿
訓鵠林垂緒百行攸源三綱是係而孝而烈今有女士
母儀以式婦德純備閨門若朝千載凜凜貞珉有鐫實
美觀瞻天佑斯報卓乎勿潛

龍城續誌卷之十

記文下　新增

大提學韓章錫撰

贈監察韓在履行狀

昔董生邵南隱居行義於淮泗之間昌黎韓愈贈之以詩曰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時期安素韓公其近之矣公諱在履初諱在權字舜衡淸州人韓氏以太尉威襄公諱蘭爲鼻祖思肅公諱渥平簡公諱公義文敬公柳巷先生諱脩以學問功業載麗史入我 朝有諱理文敬之第官吏判謚忠簡淸白節義炳於國乘子承膺官中樞副使 贈兵曹判書淸城君外孫有寒暄堂先生金宏弼中樞公之孫以勳又封淸城君官兵判謚安襄子昶官昌原府使奉太夫人金氏僑寓湖南之南原子姓

仍蔭衍府使之玄孫侍眉應祿當先海數倫立異廷議坎壈于時子僉正守節堂賓孫進士傭齋儆吾俱以文學風節潛于邱園以獎勵後進爲己任世多其高尙子

生生員致相服襲庭訓經術益明倡多士疏請沙溪金先生從祀文廟黜去一邊人濫祀號隱灘弓傳而至講東蓋有績學實行與大諫李公著聖諮議李公顒根爲道義交曾祖諱思謙號春性祖考諱命祿特 贈佐郎考諱濯特 贈教官兩世 恩貤俱以家學孝行也妣 贈宜人珍原朴氏同中樞致漢女竹川公先后也以

正廟庚申七月二十六日生公于鴻谷里之第公稟性溫潤識見超悟慨然有好古之志聞人逹士爭先結交博學強記俱入蒐羅文名藉甚既而抛擲舉業日自適棄有句

上工夫吾豈必辦求之名利而舍現在之事為耶由是專力於為己涵肆于考亭之學參酌于我朝儒賢微奧之旨發其未發闡其正務去其莠而所得固不淺矣恒自慊而勿有正焉拜梅山洪公直源益聞其所不聞磨礱薰炙鏡徹氷釋靈臺一片森羅萬狀洪公善其引伸觸類之明透勉之曰知而不行為空言行而不終為姑息今之人不患無才之美患不能去此病君可與道者大書言忠信行篤敬六字而贈之公歸而佩服其訓日省不疚然後始釋然奉事李圖齋秉坤參奉李衍炯贊巖崔寬贊公所與盍簪所論四七之說不無同異得失而一以師門之言反復而折衷之毫分縷析發明甚多纔聞之嘉頌寓於其間也於尊賢衛道恥在人後嘗與

同鄉金承宣漢益倡一道章甫吁 閤請趙重峯金愼齋金淸陰權遂菴諸先生享廡屢疏未蒙 許然人到于今說其時事居家養親以志奉先思孝芬苾甘毳愛敬咸至居喪執禮毁幾不能保歲時墓祭朔望廟參老猶躬不懈也友於房娓于族戚賑窮恤患恒若不及推之隣里鄉黨匍匐于喪羊酒于賀共其憂樂範以導率毅其煦濡卵育者非辟之心無自入矣其立志堅確臨事精詳遇紛錯而不失繩尺處忿遏而鮮有暴厲晩居 溈溪構數間茅茨扁曰安素蓋取諸子思子素其位而不願乎外之意每整襟危坐圖書滿灑討論講磨了無倦色至心神獨造處則殆忘寢食不知老將至矣持心公平樂聞過失舍己從衆絕無護短求勝底意道臣金公

炳喬行部訪其居曰韓處士性度溫而毅學術博而精
儼然有淑人君子之風自不覺歎惜而敬余將納節未
遑登廬暵歎何及云爾
哲宗壬戌二月二日卒于安素之寢壽六十三疾方革閭里
之人奔走憂遑朝夕問起居爭爲之就醫藥冀獲瘳及
喪無不彈指曰賢人去矣我將安歸其葬其祭致賻數
百人互相賻襚如不及皆哭失聲如親戚配豐川盧氏
學生宗遠女文孝公稙后壹範極備夫黨咸稱之先公
三年庚申七月二十四日歿葬于泰仁菱橋雲住山下
壬坐之原至是與公合祔舉二男四女宗教孝友明敏
不幸早㓜翊教有志行文識扶寧金洛仁長興高濟
善蔚山金衡中慶州金教成其女壻也宗教娶長興高

氏通德郎景顥女有三男二女肯錫寬錫敬錫女適
主事河東鄭綺鉉蔚山金相崑翊教娶驪興閔氏進士
致斗之女有一女無男子取兄宗教子寬錫子之女適
高靈申必休金駿述房鎭斗崔垧金洛仁之子若婿也
高貞柱安致淳進士崔弘錫高濟善一子二婿也金衡
中之男進士鳳洙女二人適崔炳七高永錫金教城男
正周女適安龍燮餘幼不盡錄公之孫敬錫錄公行托
其仲氏屬余以狀德之文有年屢辭况愈勤於是撰次
如右嗚呼公以聰明温粹之資襲家世詩禮之訓探賾
乎仁義之府循序乎繩矩之場簡交遊而親有道晩名
利而八無競忿罵不及犬馬詬誶不接口耳温仁然若
不勝衣而徼義理所在如斬釘截鐵然凜乎有不可

秦之氣故鄉人士望之若砥柱其以公存沒爲幸不幸者可謂布衣之榮而曠世之人瑞歟今其子孫多謹飭長者鹿門遺安抑亦徵後於未艾歟噫

大司諫丁昌夾識

處士金星大行狀

公諱星大字文粲號忍齋姓金氏貫慶州自大輔公降于始林君長于新羅至麗季有諱智允位至將相至本朝有稱開國功臣鷄林君 諱齊肅公是生仲誠贈兵曹判書是生諱新民副提學是生諱春卿大司憲是生諱璣 贈左參贊是生二男長諱麟孫司馬文科歷舍檢五曹判書行左贊成當己卯士禍次諱龜孫宣略將軍是生諱李傑豐儲倉守行載寧郡守出系于伯父贊成公而又無嗣以其弟邦傑子諱鏡淸繼嗣是生

諱先普以家禍變娶公年甫六歲孤子獨存老婢抱負
南下將依阿山先廟下路過木洞許處士憕矜其名家
子遺留以鞠之及長許公因以爲壻是生諱元俊是生
諱夏鳴是生諱壽慶司僕寺正是生諱彥寶以孝待闡
于世是生樂純卽公之生考也妣全州柳氏最燁之女
幽閑貞靜有女士儀範
正廟庚子生公六歲出系於叔父諱樂德妣全州李氏重弼
女嚴毅莊肅勉公課工公姿性純美器宇寬弘自在
髫齡誠孝天賦恐違慈旨勤篤學業才藝超凡讀經
史子傳每於一覽文義貫通嘗曰小學一部最切於爲
己之方不可須臾離凡於聖賢之書反躬體驗必精解
理釋平生著述甚多從事科場以副慈闈之期望累中鄕

辭竟屈於會圖士友莫不嗟惜而付之命數歲甲申遭其內艱初終葬祭一遵禮制必思自盡不計家力友于兄弟睦於宗族人莫不悅服嘗遭從叔喪殯殮葬具自當其費弄從之娶貧不能自資公賣舟以給其從姪家力蕩敗裂財優給處進士錫升以書賀之曰公之事苟非天理之公有以勝夫人心之私則烏能及此敬服敬服云扁其堂曰忍齋盖取諸忍私慾循天理之義也暮年又以聾菴題楣以其耳聾故也有詩曰聾於萬事捴心眞喜怒都無踈亦親若使今人皆是態羲皇世界箇天民嘗謂五子曰六經日月明百家山海藏至樂莫如讀書清談莫如論詩教長孫漢商中庸授以一絶吟萬事元從理自然自然之外更無然爾曹不識求於此浪

貴心術竟隱然公之文辭淸逸筆力蒼勁韓進士贇嘗
謂昔坡公筆似出林鳥翼詩如落磵泉聲匹謂予準備
語也韓贇以詩筆鳴世者其言豈不信乎
哲宗癸丑卒于第享年七十四臨終以各處墓祭及宜土等
節分托諸子病中一言一辭無非教子孝親慕先之道
也許處士藴與公同閈同甲契誼甚厚數來問病聞公
之言愀然起敬曰子之涵養之力可見於此古人所謂
終身慕者是也云其餘條列在戒子篇配淸州韓氏生
二男一女長禮遠當華陽綴院時與道內諸儒抗疏時、
閤名重當世娶安東權氏次璋遠娶全州李氏出系于
族兄星規女長適鄭亨台慶州人老松亭後後配靑松
沈氏生三男二女第三男孟遠以學行經術有遺集次

輿遠娶南原梁氏次轍遠娶恩津宋氏第二女適尹
泰希南原人文孝公後次適趙馨九玉川人祁好亭
後餘不盡錄

贈參判蘇滉行蹟　　監役李升儀撰

公諱滉字景涵號島巖蘇氏新羅望族鼻祖諱緫夽
封晉山君因貫焉是生忠貞公諱世麟是生文莊公
以寬是生莊烈公慶孫是生平章事漢公是生平章
事茂宗是生政堂文學靖六傳而有諱後八本
朝以濟州牧使行七道兵馬節度使是生諱沿號杏
亭始居南原公性篤孝友學究性理從遊李文簡公
舒並仕參奉至縣監以行誼享湖巖院是生監司諱
雨與寔公五世祖高祖兵馬節度使諱起東曾祖諱

庵公諱元生祖恭陵參奉霽月亭諱希軾考諱仁世
號湖巖學宗程朱義尚春秋文章行望爲世矜式累
徵不起妣文化柳氏生七男公居長倜儻穎悟
拔萃事父母盡其孝處昆季盡其友値龍蛇之變奮
袂搶攘 大駕西遷公憂憤痛哭有北首之志武
愍黃公進公之從姊兄也時同福縣監領兵過南
原公與弟主簿應奮不顧身倡義將行母夫人戒
曰昔聞嫠婦之憂國卽觀今日 主辱國危臣子
豈可眠食在家汝當往矣往矣公兄弟拜受慈訓卽
日領兵三百赴節度黃公同赴權元帥慄之幕下元
帥以公爲運粮將公繇輸七百石米於梨熊二峙之
戰未嘗乏食元帥曰轉漕調兵運籌決策不下

蕭張云轉至于嶺南咸安尚州之境賊勢猖獗路塞糧乏將卒飢不能戰摘食青柿公出奇計充粮于鼎巖津趙完根得四百石一軍欣甦元帥稱異

宣廟聞而嘉之郎拜軍資監正將赴晉陽適聞親癠之危就公與主簿公痛哭曰吾兄弟今日之行不惟進退生死宜同日時以報 國家萬一之恩而况慈戒至嚴為人臣者尤不可少忽然罔極至此吾當還家矣君勿遂忍以遂志業从兵屬之揮血歸家終孝居廬以天年考終配平山申氏無育晉州姜氏生一男墓本郡廸果坊竹田洞子坐原合窆

高宗庚子士林釋菜于錦山金谷大捷壇己酉 贈兵曹參判五世孫大恒文佐郎十世孫祀煥蒇 英陵參奉兼

司果其餘子孫蕃至數百姑不錄嗚呼公之孝友忠義
得於天者旣厚而未能擴充於當世未能展試於　哀
琓之庭然但以二字為一家寶訣父傳子詔兄勸弟勉
一體赴　國而兄之來也移忠以成孝弟之去也移孝
以殉忠公雖以兄弟不同終為抱恨然孝於親忠於君
果是異目而語乎公可謂不負所學矣公之十一世孫
在雨以公之行將欲壽傳屬余具狀不敢以不文辭謹
依本狀以塞其請云爾

慶州金命恒行狀

豐川盧光履撰

公諱命恒字元瑞以敬順王之裔麗末有諱冲裕官吏
議判書始居南原之杜谷義取其杜門洞也十世祖諱
世哲行文化縣監世有聞人隱德不仕高祖諱洙孫秩

嘉善曾祖諱承積以行義聞祖諱泂健萋僉知考諱萬
鍊妣和順崔氏相斂之女
英宗壬戌八月初十日生公于杜谷舊第端重聰明得之天
分率履有法動中倫慮事親至孝温凊之節瀡滫之供
凡所以養體便身者莫不畢給焉六七歲受學於僉樞
公不待程督誦習靡懈一日自塾舍還請命於僉樞公
曰敬齋處士李公健講道於龍湖之上負笈從學者便
如群飲于河各充其量況有賢胤傾長白晳談說性理
願以吾家永字娣擇對而自附焉僉樞公曰是兒也淑
慎温惠配君子不嫌貧汝獲我心何用多言遂令合巹
婦修麗澤之契過者攜手逆者旋目名譽藉甚於遠邇
僉樞公以詩山之板北民淳俗厚兼得柴水魚鱉之利

可以遯迹考槃挈家累有永矢不諼之志甲寅春以公
父母同享耋年蒙　恩授僉知中樞府事崔氏淑夫人
辛酉仲春以回婚周甲大供具爲設重牢宴時公年已
七十矣酒行樂作山日爲長公與諸族獻壽兩親僊〻
慢舞有如仙鶴翩翩倚雲霄也在座多士歌頌仁壽之
慶有時出外得饌品之可口者雖小必懷而進嘗出外
覔饌歸路有詩曰遙想暮閭頻出望此行何敢暫遲回
其愛慕眞情藹然溢於辭律有如此饘粥水飲親匙
以進晝夜流矢惡臭滿室手掬巾拭去濕就燥衾褥之
汚穢亦皆自濯而不委家人大命近止遽遭外艱哀毀
踰禮附身附棺必誠必信以恔其心母病七年肢體不
仁公跪伏床側俯面摩挲起乎扶之卧乎安之先意承

忠怡有無聲之聽母患落頤洟唾滲落與食雜而公輒餕盡日稍冷則問寒而燠其突加其衣食稍間則問飢而進以飯貳以羹曾不半年又遭内艱號哭擗踊屢絶屢甦朝夕哭奠疽瘯不撤逐日上塚雨雪不廢行至停喪處血淚衮痛曰吾父母靈魂必待我於冥冥中矣遠近瞻聆莫不曰斯人之死生孺慕殆庶乎宋夫子所謂活孝悌爲可與禽犢剖股裂指者比哉其爲學也尤有味於主敬窮理自謂前日之力索者猶未免於口耳也疑之未嘗不思思之未嘗不得其未得之也至忘寢食其既得之也惓惓恐失焉毎與龍湖妹婿李公必傳紬繹經義往復湖洛心性之說與家弟樂恒唱酬詞律請之瓊筦茂録至溢沓軸以僉樞公遺命乙亥春大歸故里

丙子十月初六日易簀于長子守欽之家墓在桂谷村
後坐艮原配羅州林氏春華之女卒于癸酉四月十八
日享年六十九墓在泰仁莊載山僉樞公兆下巽坐之
原有子四人長守欽娶居寧李氏福謙之女生二男次
守正娶全州李氏東垣之女次守邦娶南原尹氏重燁
之女生一男次守憲娶羅州林氏鍾根之女曾玄男女
不能盡記嗚呼公平居早起整飭衣巾儼然端坐喜怒
不形於色雌黃不設於口資質粹美暗近道理此豈非
夫子所謂善人者耶顧余九耋耄荒非敢狀人之德而
重違孝孫應大哀懇謹第錄如右以俟夫立言君子有
所採擇云爾

處士吳家善行狀後書

幸州奇宇萬撰

公與余先世中表年齡又相葦向使壤地相接從遊有素麗澤當有資而萍寓到此公已遠行矣得一同志友相守於歲寒亦有幾存耶日得其家狀而讀之尤不禁參商之歎其孝友之實為學之方狀辭無溢足以徵信於後今無容贅而嘗一八試場見士趍奔競折券而退古人云千萬人中常知有己公其人歟此足以為後生稱則目見世道日非憂忿成疾因以不起非但孫發之深憂神州陸沈中朝文物其在吾邦而又將變於夷有志之士其不西登于山則東蹈于海公又其人歟尤不禁携手同歸之願而今不可得矣屢欷而書其狀後

後孫圭容識

參奉河晉寶行狀

公諱晉寶字大寶號龍茸菴官至參奉惟我晉州河氏發

源靈長祖先肇起東國盖漢明帝永平年間新羅濟以
前不可攷以至於麗代有顯平章文正公晋州府院君諱
楫平章公晋山府院君諱允源父子相繼為相名聲聞
於中國判書公諱自宗麗末官至正卿辭朝還鄉遯世
秘趾終不復出即文孝公之父祖曾三代也入我 朝
有諱濱 贈謚文孝公為國初名相於公七世祖也緜
綿簪纓世襲忠孝以至於公尤以篤學純孝纘先世德
裕後家訓公生於
皇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我
中宗朝三十八年癸卯天姿夐越見識精明已自齠齡舉先
思孝臨事能斷有巨人長德之風年甫十五篤於理學
聞河西金先生詩卒年年七月七痛哭外山中之句慨然

歎曰乙巳之扁閭巷匹庶號天之哭不絶於千里況甘
盤之舊契乎因追慕先祖文孝公爲師傅之時念及乙
亥傳禪之事潸然流涕益歎河西之忠義就學論道篤
尙忠孝正直中和得其宗傳焉性本豪邁不視富貴念
絶榮進優遊自適自京流覽嶺湖擇於里仁龍城府文
房山以 聖世逸民隱於山水之間時人謂之白雲處士
皇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我 光海朝五年癸丑也是年七
月十八日以天年終壽七十一葬于豆洞面文房山艮
坐之原

海州吳遂俊行狀　　　　　監役崔炳夏撰

栗溪吳公卒二百餘年其後孫吉泳以公行錄示余徵
言曰吾祖七傳數世幾不振且巾笥舊藏盡經回祿僅

捃摭於斷爛者總若干云余憮然起敬曰栗溪公之爲

栗溪以實不以華今欲使我狀其行則不惟余匪其人

亦豈子述先揄揚之志哉特以余爲鄉井知故願於華

實之間得一語以明公之爲公在此而不在彼也遂感

其意掇其錄而爲之狀曰公諱遂後字德餘其先海州

人也高麗軍器少監都染署同正金紫光祿大夫諱仁

裕爲鼻祖八 本朝有曰政堂忠貞公諱允謙號楸灘

受業于牛溪成先生之門

宣廟壬午司馬丁酉文科弘文館修撰校理大司憲右參贊

仁廟朝爲領議政兼世子傅於公爲曾祖考也腏享于廣

州龜巖書院祖諱達天宗親府典籤 贈吏曹判書考

諱道隆 贈吏曹參議妣淑夫人咸平李氏府使褱女

也生于

顯廟癸卯

肅廟辛酉中司馬行勵節校尉訓鍊院判官與市隱金履成

朴東溟崔弘甸為道義之交歲值己巳

仁顯后之遜位也無宦海之情有嘉遯之志泣辭西宮而欲從赤松子遊矣浮海而南曰魯連之蹈東海子房之從赤松寧肆志以終老也因賦詩贈金履成等曰一生名利不期求 聖主恩深死未酬東溟千載魯連月還照南州今夜秋夫人知止不殆知足無辱此仲連之高義也子房之辟穀也指蓬萊諸仙若可得矣望方丈而下僑居于湖省南原之西面時山坊新基獅栗溪處士並遯晦世以山水自娛扁南州之遠有北宸之戀築壇於

王山之西麓而號爲望美臺又築一壇名以永慕亭月
之朔望向　闕四拜日之晨夕望先哀號及其國忌行
素三日口禁酒肉心誠致齋焚香哭拜雖風雨不怠以
公之子命周燦陞資嘉善大夫戶曹參議
肅廟壬午十一月十四日考終于第享年四十翌年三月窆
于村左望美峯下碑石洞枕癸之原有碣公天姿純厚
神骨瑩澈其忠孝學行炳如日星爲世謨範而未嘗不
切於斯須之間後人慕之指其峯曰望美稱其洞曰栗
亭今墟矣配貞夫人興德張氏郡守顯祚女也興城君
機后
顯廟辛丑生家有婦德閨範嚴整稟性貞烈事公以禮敬待
如賓以承坤順之義公之有齊不離晝宵聯續藥物禱

天叅山終始不懈及其永訣動止如常靡有悲戚之容
勸二孤飮食無至傷孝初終禮節克盡無憾後公三年
終喪服闋誓死從夫之義因噤口食飮即日殉烈鄕隣
服其烈而稱其難庚樹左饋封往二男長命周司馬文
科奉列大夫行康翎縣監娶叅奉金海金德陞女擢纓
駟孫府次命吉舊通德行　英陵叅奉娶折衝豐川盧
碩仲女命周有二男長彥載官通政同知中樞府事娶
都事慶州鄭碩邦女次彥圭通德郞娶士人密陽朴東
春女曾玄以下不記今吉泳是通政之五世嗣叅奉顯
壽之孫而能盡誠於追遠亦其孝思也其請旣不獲辭
謹序次如右云爾

僉正高錫禎家狀　曾孫顯奎謹識

府君諱錫禎字斗瑄號三樂堂族高本龍潭忠臣右尹
公諱得賚五世孫官蔭進士歷掌樂院僉正早年文章
渰博而留意於功令京鄉科場以巨擘聲譽蔚然
英廟朝慶科庭試八場之際以言語違纏謫于關西之朔州
長沙三載逐日日錄日日西遷日錄覽是錄則推詳府
君之平生事如指諸掌矣鵬窓送舊迎新感以有詩曰
曉日南樓上兀然在一身尋拜君王處十望古隴垠旅
窓花撲雪故苑柳爭春今夜諸兄淚不徒感舊新讀是
詩也府君之愛君孝先悌和家族可以像想矣哉一自
辭歸洛川田里依然有栗里清風跡絶青雲之路而托
山水名逃閒達之場而寄詩酒以終餘年其豪邁不檢
之氣慷慨不得之志自發於詩文之間矣嗚呼後之人

覽其詩文靡不歎仰其鬱鬱不伸之氣況其為雲仍者哉願奎府君之曾孫而緣於家運之零替且誠薄力微而遷日錄尚今不得刊布而乃祖之嘉言善行無聞於世其不肖抑寃之情窮天極地無所逮及際茲龍城誌方重刊故府君之言行略略草出於遺稿詩文中茲敢入誌此亦少伸屢世抑鬱之私歟嗚呼痛哉

參奉崔秉鉉孝行實記

承旨李秉爀記

惟此參奉秉鉉即忠翼公晛六諱瀁之十七世孫也稟性仁厚而不幸早孤以其節孝善事偏親親年八十有八其有不安之節常在於床褥受其大便之時欲知差劇嘗其甘苦又稽北辰然而未得快差時年六旬有六衣不解帶身是侍湯于今四年色憂未解是豈非終身

慕之之至誠乎及其喪葬一遵家禮且於同氣之間恒
救不贍戚同財葉雖緦服之親其有恤窮之義庶非其
有孝友之根於天性者豈能若是乎姑撮大略以俟秉
之立言君子耳

龍城續誌卷之十

龍城續誌卷之十一

記文下 新增

聖廟事蹟碑文 西河盧錫璋識

自夫聖人作而設教於天下者莫大乎學也三代以前惟有學之實而未有學之稱堯之欽明文思舜之濬哲文明禹之文命祗德罩莫非學之實所以學則未嘗名言逮夫殷周學之名大備高宗終始典學成王學維緝熙著乃惟學遜志之訓不學墻面之戒何莫夫聖聖相傳之學而至于戰塗學乃綦燕王澤既竭聖道浸湮何幸天運好還彝倫重叙山河兆暌衢斗餘績 大成至聖吾夫子孔氏出焉有如太陽亭午吾道大明日月霜露之域圓顱方趾之類無不知

尊聖崇學之方而何况吾東自是小華之邦衣冠文物郁郁乎從周之制禮樂敎化彬彬若鄒魯之風一脉眞源獨保於陸沉之世則與昔吾夫子棄桴浮海之願抑或在於箕聖之邦也歟噫惟我帶方自以文獻之鄕宿德長老扶執彝綱訓導任掌倡率儒敎講山之東鳳樓之北地靈呈祥 聖廟有𡾰春秋俎豆之儀襟珮蹌蹌冬夏詩書之敎絃誦洋洋儒術文學靡不嫺然炳也而夫何挽近以來世遠風漓經殘敎弛 大成殿廡風雨飄零明倫講舍棟礎圮傾 先聖釋奠之位生徒修蔵之所實有難言之憂惟我 城主金侯炳喬氏以世學淵源製錦玆土丕闡儒治追周雍肆夏之敎尚文翁三蜀之化蓋其素抱也下車

三日祗肅 聖廟周覽門墻之毁壞堂宇之剥落不勝瞿然七事中以修葺 聖廟爲急務乃與鄉大夫金承宣漢益倡其議區劃經理營造董監者作自巳扛夯且校任諸執事俱以文雅之士協心助力遂竣其事告厥功於是乎倕材殫巧層檐疊桷虎踞而龍蹲甍亞輪拔彩椽雕甍翬飛而鳥革南臨蓼水之逝如承在川之訓東瞻方丈之高若聞登泰之歎允矣賢士所闢閭如諸子列侍盻呼權我萬古之夫子值此五星之後庚廟貌重新學舍復興則斯文興學之則著有待於今日乃竪石于殿庭銘之曰興學以示夫學之所由興之本凡我登是堂而瞻望是碑者盍各觀感而興起焉諸生勉乎哉

明倫堂重建記　知府吳逵善謹識

鄉之有　校宮猶　國之有太學教人以明人倫也盖自三代之隆所由設行而我東禮樂文物侔於中華尤以興學校尊　聖師為一大政　國家五百年精神命脉有甚於此况我

聖上即祚之初大修學舘親行釋菜俾斯道大明如日中天彬彬郁郁不讓於古昔猗歟盛矣余於昨年秋自湖西莅茲茲邑素稱海東鄒魯文雅之風淳厚之俗近古者多焉每於公退之暇與諸章甫齊會學宮飲射讀法竊庶幾遵守舊規矣忽者回祿之變出於意標莫重明倫之堂一朝卽墟為知府者苟能有古人文風之化无妄之灾豈若是其烈也自省惶惕如

貧大衙遂乃詢謀于邑之長老先捐如千薄廩又因儒林出義經始重建庶民樂趍而赴功多士殫誠而董役梓匠盡其巧摱捐增其先輿數朔而告厥棟宇堂室仍舊維新乃以是歲十月之望落其成僉章甫屬余為記且示以原韻余不敢以不文辭略記其顛末如右云步之以詩曰不日龍城建此堂新姿壘蹟更輝煌凡民趍役皆心服多士敦詩戒面墻榱桷風微登鴦雀禮墻香爇奠犧羊叮嚀杏下絃歌夕化雨纖濃泗水陽

巴陵許逵謹記

司馬齋重建記

吾鄉之有司馬齋所係重且大矣其始剏建也但不知其何年月而嘗聞丈老言則闕于龍蛇刼火之運

然則歷年及今殆過三百而惜乎當時何無文字記而不使後人知也嗚呼是齋之爲係重於吾鄉者非獨爲講學造士之所抑亦爲釋菜尊聖之地而間以經風磨雨壞甭頹圮瓦甓殘毀今

上之十五年乙酉秋任事者僅得修葺材之朽者改而新之瓦之缺者易而翻之不幸火于黃牛秋秋蕩然灰燼噫其亦物理之興廢而洛陽之盛衰歟及至今春邑侯李公謀欲重建與諸生議曰司馬齋爲生進藏脩息遊之所則因廢而起不可玩愒遂始事之即三月十日也蓋重剏之道事極巨力甚艱至若鳩財方則略收於士林而先寀家又助其不足不經月功告訖固非我侯隨護之力而非諸貟幹事之精爲能

是也邑侯諱答圭慶州人其尊聖務學之心化民成
俗之澆靡不用極昔文翁莅蜀儒化之成美則美矣
而不知當時有是事也不於是焉嵬然齋貌煥矣惟
新岌焉簷廡翼然依舊與鄉秀才子日刮月磨蔚然
升選則斯文之幸何如哉凡諸需用之方工役之就
與夫年月某任事誰纖悉撫綴則豈不有先於前人
哉余以不佞忝在鄉貟之末審知重建事顛末落之
日玆為文以記之而略此覼縷者俾來人有所考而
不惑也

忠烈壇事蹟碑銘

知府李秉奭撰

皇明萬曆四十年壬子湖南之南原府人士相與建
祠祀丁酉殉節八忠臣始享接伴使　贈贊成忠毅

鄭公兵使　贈贊成忠壯李公府使　贈贊成忠簡
任公助防將　贈判尹金公後又享別將　贈判書
武壯曹公判官　贈參議李公縣監　贈參議李公
最後又享義士　贈持平吳公前後爲八忠臣我
宣文王四年癸巳　賜祠額曰忠烈而祭之今
上八年辛未因　朝令而毁撤　特示崇奬之義遂下
壇享之　命豈不感且美歟府人士慕其忠而感是
命就其墟而設壇竪其碑而紀蹟相率怵惕而謁文
余以余忝知是府也余惟諸公忠烈凜凜百世之下
而府人士之章前廸後洵足感人余雖不文義何敢
辭謹按
昭敬王三十一年丁酉島夷再擲以八月十六日南原陷

接伴使鄭期遠兵使李福男助防將金敬老別將申
灝府使任鉉判官李德恢縣監李元春特平吳興榮
等死之先是　天朝總兵楊元率遼東兵三千與接
伴使鄭公守本府府使任公府判官李公別將申公
同之已而縣監李公自求禮馳入兵使李公助防將
金公連轡並追吳公以布衣拿軍餉有司城未陷楊
元諷鄭公避之公曰此城不保則京城亦不能保有
死而已何敢去書報其父曰子旣以身許　國勿以
爲念又要兵使李公去公攘釼叱曰吾與此賊同存
亡吾豈向草間求活者左右莫敢仰視金公抵掌大
言曰捐軀報　國此其時也申公一奴從抱馬請去
公曰吾若少退賊勢益不可遏遂脫其衣拔其一齒

授其奴歸報家人曰今日是吾死日也奴猶不去以
釰擊其執轡之手任公力止楊元楊元兢然而止坐
喻群兵群兵莫不感其血誠及楊元之欲與同走也
公曰守土之臣當死職耳判官李公聞楊元陰誘諸
將同去責以大義曰死於 國事臣子之職何可誘
人以苟活乎縣監李公謂其小吏曰人臣之義不可
偷生吳公其父要之去不去辭以義與諸公及其帑
亂綦誓以死守曰人臣效節不係職司之崇卑當時
在盡其力嗚呼諸公忠烈有素定非一朝一夕勉強而
爲之於此固可見至於鄭公之招諭人民修城壍濠
已極其勞苦而屢陳備禦之策而卒不見用秦庭之
哭包胥無慚而睢陽之援賀蘭不救惜也而兵使李

公當赴城之日鳴鑼吹角衝賊陣而過援轡徐行略無怖色賊辟易相顧而嘖曰朝鮮有人及入城城守之備靡所不盡而血戰群賊所殺過當智與勇又兼之也金公之柿田誓師增長人志氣而奮劒斫賊賊人之膽且落矣申公且柳樹下左右亂射所殺賊無筭殺馬矢盡力竭則揮劒奮身所向而賊爲之靡偏其壯哉任公之彎弓射賊賊無不應弦而倒判官李公之身操版鍤與士卒同甘苦書生而有將材者也縣監李公亦殺賊甚多吳公則奮劒衝圍不避矢石嗚呼諸公殉天將顯其節耳豈其才與力之不足也歟而才力暨所節愈久而恒則諸公之殉亦可謂之無憾焉也而取義之時或自焚或遇害或力盡而死

無不整冠帶北向四拜辭 君親何其從容之極也而任公不能保城死有餘責之歎可見其志一死固不足以盡忠也嗚呼韙哉標忠奬烈有國之先務也興忠厲烈亦後人之所當勉也今其故壇而祭紀蹟於碑又追享義士朴公起和以後傑之才任武庫及其城陷之日收聚軍器於本庫放火自焚而死孫貢生獨隨李公亦死於節故自昔附祭而外又有八忠臣縣監 贈叅判李公容濟府使 贈判書吳公應鼎都事鄭公敏得 贈持平吳公㦃棻防禦使吳公應井義士邢公璉縣監馬公應房叅奉黃公大中咸殉是役節義俱破落可書也銘曰惟皇上帝眷我東方翠岬鍾毓承化日舒長文周武召翼贊升平百年以

謚民不知兵興在龍蛇祟極蹔圯于時島夷擴如封豕蹂躪我疆賊我長吏長吏有死節莫或隆 天王有赫一怒而安侁匚征夫才訖凱還類似竄鼠旋穴其竄有此帶方式是衢達總兵有道全師不救孤城俄陷如維之瀰時惟忠毅忠壯同難忠簡武壯監務通判極京兆與義士八惟八忠臣遭時憂匚身死名在永式斯民廟額煌匚 王曰其禮令三百祀誰之不虔物有起替事或壇遷該時不薦曷云人情除地為遺茲芬斯磬豎碑有豐于以記蹟濟濟矜紳相顧嘖匚忠魂髣髴厥幾歆此亦粵貞珉垂後世視寓慕焉俾觀感焉茲永矢弗諼忠烈之祠

生員李致鵬記

關帝廟重修記

夫士者有國之元氣也元氣充滿則人文宣朗民俗淳厖故古昔聖王必以養士為先務者蓋欲培養其元氣也國有學州有序而教養之至於鄉黨亦有庠塾而講習之何莫匪興學造士之一大關鍵乎董子曰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然則士之賢否都在乎養之之如何已龍城一府介在湖嶺之間山川之秀麗人物之繁華盡得斗南文明之氣世稱士大夫之冠冕者是耳邑有養士齋在於府西百武之地以為多士藏修之所美歲月寢久瓦宇之朽敗者殆至傾覆一畝之宮不免乎鞠為茂草抱經章甫無地可講矣何幸我 城主以淵源世家尹茲土未幾月掄選郡中諸文士課日考藝興起斯

文文翁之化未必專美於古也于以命本齋有司諸所以復立捐廩助役鳩財責成余之族弟學允時在其任與同志數三人勤於趨事招匠計工定礎拋樑不亟月而功告訖東西五間不侈不儉榱桷秩秩比前而增先規模井井從今而定式歲一居接吾黨之士始有依歸之所門前講樹可列槐市之衣冠座上觚翰略倣芹宮之制度賦詩於斯絃誦於斯雖以湖學之目衆庠舍廢無不能容之歎矣以至鄉飲禮之設介僎之位揖讓之筵不必他求則今此修立豈不爲永世之美頌乎齋既成屬余作文而記其事余謂族弟曰是齋興廢有關時運齋之重刱我　城主與儒之化也功之竣成諸君子幹事之能也氣數循環

終而復始前日之圮毁荒落者煥然改觀邑運之回
泰抑有待於今日歟且夫士之爲道也不在乎佔畢
章句而已凡所以修己治人必從聖學中做出來苟
能幼學而壯行之鴻漸鳳鳴羽儀　王庭黼黻于昌
朝笙鏞于治世則是齋之生色復如何哉遊於是齋
者盍於斯求之余以是敬告于來學而爲之記

進士安克權記

監察韓弘實蹟

公諱弘字寛叟貫清州號白村高麗開　國功臣太
尉公諱蘭之後也曾祖諱世弼　皇明正德四年己
未及第知扶安縣事因居焉祖諱壽位
世祖朝六年庚辰登乙科及第官至禮曹參判配平山申
氏主簿諱隆之女考諱盈

成廟朝二十四年癸丑登第官至掌樂主簿配居昌愼氏
參奉諱克忠之女公以　成化十六年庚子三月初
六日生于南原府黑城西圓通山下白坪村生而異
凡風骨秀爽器宇之宏天分之高非人所及　正德
五年庚午登進士　正德十年乙亥行監察　正德
十四年己卯史禍公年四十絶意仕進隱居白村故
廬刻意求道講究經理頗有自得與其甥思齋姜先
生問難經義并為士林之所宗嘗於　嘉靖年間連
遭考妣喪已制一遵朱文公家禮氣力漸盡人恐其不
能起幸得支保以至免喪毛髮盡礫不自悔三年之
内常如始喪之日哀至輒哭哭不絶聲未嘗見齒
高柴之血泣二連之善居無讓焉公素羸多病臨喪

劬苦人謂不堪而卒無患未甞一日廢禮人以爲孝
誠所致治喪亦勤劇奠祭之具極爲豐厚無所踰禮
又怵惕祀事豫戒沐浴致齊三日未甞解衣内外諸
孫一室㳟食自遠而至者如歸其家雖䟽屬亦然家人
雖艱於支給不以爲意識度超脫於物無所顧恤周
濟貧乏匍匐死喪不有餘力人有急難亦從委曲求
解不知者以爲病而知者服其誠與朋友交久而信
之不以利害移易其心至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八
月十六日卒壽六十四卒之日遠近士友莫不齊咨
歎惜及其葬也數郡咸聚公位不滿德宜可職賞而
不行識者恨之思齊安先生製其挽章曰仰園之躅
是日之標位不滿德天何未壽玉溪盧先生諱禛撰

思齊安先生行狀曰公之舅進士韓公諱弘隱德不仕昐乎公之碩德懿行播在後世者灼灼如此而不幸其子孫殘微終未褒揚惜哉公配延安金氏考諱繼尹生員祖諱嶟昭裕令夫人鄭重有守佐公無違德及公之沒亦能率履持家後公七年而終春秋七十一葬與公同塋生一男一女男鳳行軍資奉事女適思齊安先生諱膚順孫範行顯陵參奉順興弘文博士後孫懼其泯沒無傳來請行狀故參考家乘蒐輯文集略記實蹟以俟後之君子

附 雲蕉齋銘　　奉朝賀金炳國序

晉陽河氏之族其苗脉之所自來者遠矣河氏之族蓁蓁盈八域而河氏之宗表曰雲蕉齋其闡祖曰故領

相文孝公諱瀇文孝公家聲以忠孝世世相傳至十一
世孫壽龜號訥齋以學行　贈監察傳至十六世孫
文八號默齋以孝行　褒典旌閭　贈參判默齋之
孝眞格天之孝也養志之道血指之誠虎導之異旣
照一世人之耳目其他百爲豈可枚擧也哉默齋之
子浚浩性行純篤克趾先美以孝移忠
憲廟朝　恩蒙賜號曰雲蕉齋　御筆書額已上寫蘭噫
白雲之望以表狄相公之孝思紅蕉之吟以寫朱文
公之貞心芝蘭之美以稱謝相公之子弟而今雲蕉
齋之額蘭同俾古人專美猗歟感矣豈不美哉雲不
無心蕉亦有爲孝格雲霄忠比蕉葉華額生光猗蘭
種德若是而稱之曰雲蕉齋之蘭額忠孝兼全名實

相孚余其聞立閭懸額之事自然有感於中故謹序
其蹟以銘曰湖南喬木河氏世居必式其閭敬仰華
額白雲之像冊蕉之心蘭香遠聞　御筆摹寫

御書閣銘　判府事申應朝序

夫載筆先茁於金石作程通逵於神明立德不孤揚
名歸寶可以蔑皇傳史標格譜乘竊見故相國諡文
孝諱濱河丞炳烺史乘不必架疊而美玉多出於
崑山明珠必傳於滄海河閭文孝後至十一世有諱
壽龜澗源有自篤學力行養高林泉名動京師　贈
監察後五世諱文八孝　贈亞卿　恩褒旌閭公既
早習家風以篤行為己任執孝行而絶一與禮法而
終始侍怙奉侍承順顏色侍藥年之寢疾力不暇於

須臾苟便放物皆在放手斫指而形骸奪氣憂審而
巾櫛生塵魚朮冬澤虎導夜程孝養哀送自然出於
天性否流稱仰允所謂能樹法度則可以承先祖裕
後昆矣其積行累功不爲熏修所住著有如此者靈
山鎮地長吐烟雲德水連天自涵星象則斯不宜取則
垂戊發大流遠者哉今其子濬浩承
憲廟朝　恩遇　賜號雲蕉齋三字　王手親書額額
端書蘭糿諄複創含揭安之　遺教歷歷如昨日事
拊傷今昔　弓劍逾邈松栢蒼已淚涔涔覆面已四
十年矣閭之一隅奉安三字君親一念忠孝雙全遂
爲之銘曰積氣之淸積陰之靈曰河一泒盍觀是旋
有閭肅穆繚垣承宇維山有麓與楔不朽維水有源

與額永久

典籍吳雲驥事蹟記

嘉靖戊午即我

明宗十三年時有建儲之慶公於別試初選爲壯元會試亦爲壯元蓋其科策題以其時貢路將梗爲慮以問而公所對專以事大之禮不可廢之意爲言至曰明

皇見逐羅使著八蜀之節梁武被圍濟人有下淚之忠云云考官歎賞以爲有先於我東擢置上第至以

上之上奏聞 天朝則 天子歎泣以爲豈知東國節義乃有如此以是名聞天下望重一國公天性簡默姿又水玉秀眉䟽目長髯過臍松江鄭先生嘗稱對吳壯元嘗恐吾面有何媿吾心有何累又嘗稱曰

吳壯元文章府庫崎翁鄭公刋公集序略云弘濵嘗聞公世以文翰相傳自衛尉公以下多有宏博之學至公之生也以生知之資兼天然之質平日所發文章不欲深而自深不欲富而自富此吾先子所嘗稱吳壯元文章府庫云者弘濵耳之熟矣第其集不行於世先子嘗欲壽其傳而未就也此亦弘濵之所詳悉故今於公之孫世臣許探其實稿十二卷釐爲十六卷八錄云云又曰先輩之稱公旣曰吳壯元今刋此集名以壯元集固善故仍以壯元集定名弘濵從以序之云云

海州吳氏奉先堂規文

廟門東建一舍九五間東西各有齋中有大廳周圍

有藏亡書千餘卷以待學者別治二几一以奉先塋
及紅白牌教旨等書一以奉先聖先師遺像春秋兩
丁必曝曬以行瞻拜合所名之曰奉先堂每日宗孫
早起命一奴掃灑室堂及庭與群從子姪拜謁家廟
退坐于奉先堂講論經義後又各持日課所述之文
考覽討論非明體適用先行後藝之學不取主論居
官任職忠信慈詳纖悉不遺次論家間庶務自耕耘
收穫以至織絍組紃男女致力之事無不詳確常欲
主敬而行義其守護堂宇也制財用之節別置田五
十子孫奴僕分耕之立斂法以備儲蓄者雜費以應
堂用子孫衣食私用不敢犯用於此惟婚姻喪葬二
祭則各有賻助俾免大窘別定有司一人以掌其事

置堂直二名以爲緩急使令故官家亦或知吳家奉先堂直則雖有役必除祭祀時捧松脂炬五束大燭二柄祭席二立準備以待祭器毁傷則改備之房風破傷則修補之此規遯庵公始設之至木隱隱溪二公隨潤之兄弟進士聯璧皆官至參奉判官再傳而至敬菴諱雲駿畢牧齋諱雲駉典籍諱雲驥進士諱雲馳四從兄弟肄業于此文蔭生進大闡一世自玆以後文章科第連綿不絶世稱吳氏奉先而獲其報也松江鄭先生每稱朱文公見其奉先徽制則必援八於家禮如司馬氏韓氏之類矣

彦陽金氏世阡碑文

安東金甯漢撰

直南原治井有五里而北鷄龍之山峯然崛起蜿蟺

而磅礴横嶺側峯不千不百羅列如兒孫而扶與清
淑之氣欝積于長堅之谷是盖彦陽金氏世葬之所
也金氏之兆于此自從仕郞諱千秋始而叅奉諱敦
慶奉事諱重興從葬焉皆坤坐也山之北數㬋迤有
失谷者直長諱戒負癸而窆著雲若仍之葬纍纍然
琛一山相望且校理權公瑚之墓與從仕郞同原初
從仕公娶倉權氏之門仍贅南原而有文行早世權公
哀之甚且憐其獨女而早孀葬公其壽藏卜其下為
身後計托祀事于外裔云金君榮錫抱家乘謁余文
曰先懿靡章而年代寖遠陵谷易變而阡道無樹夙
夜是懼乃敢爲請而文獻莫徵諸墓不能各記則將
竪一石略載世系子其圖之不佞固不文不敢當是

役而朱夫子於承事墓著刻諸墓今此之記不可無所受譜按金氏起自彥陽君諱鐥而中間世系佚不傳以校尉諱壽爲上祖至高麗太師威烈公諱就礪大顯于世簪組相承至彥陽伯忠敬公諱敬直麗亡不仕三傳諱潤判典農寺事生郡守諱若敎是生府使諱克鍊從仕公之曾祖祖考考也妣李氏孝寧大君之孫也從仕公之子郎參奉孫節官奉事迺居漢師曾孫重興龍蛇之難扈 駕至臨津丁憂廬墓後人名其洞曰墓禮玄孫彧當昏朝西宮之變決意南還終其身有六男自後綿延世守鄕曲噫彥陽氏稍不振先世潛德未盡傳於今然彥陽伯之忠義可質神明其後又以節孝相繼舉一羽而可知全鳳矣不

一食之報可涯也哉節彼鷄山亘百世而不騫尼石雖小將與之齊其壽

續 恭肅公沈滄遺墟碑文　後孫知敦頤健澤謹識

此我先祖領議政恭肅公遺墟也湖南之帶方治南四十里屯山下有虎樂山山內畊山釣水嘯風咏月之趣不讓放古之輞川盤谷而進則廊廟之望退則山水之樂仍寓于此名洞曰農隱其深趣存焉而不久年承召上京事在龍城誌而其後七世孫司僕寺正公續又隨先庄下來子孫仍世居者居然屢百禩于玆京鄉雲仍以杖屨之所寓羹墻之慕因其墟表其實迄未之遑也向年同齋僉宗發簡議事亦未有克誠挃慨恨而又聞識斯速竣役其於追先啓後之

道尤有光焉

◎免左堂懸板移揭說　後孫伯孝謹書

於戲免左二字肆普

肅廟甲申賜遣玄院時先儒氏撫我寧川先生寢者實蹟而扁之講堂者蓋出微管仲之意而號軒丁先生義徽筆法貞自來矣配以同奉欲以鼓發千載志士之氣也至壬戌辰滉八撤院扁無可施原板之歸此楸庵勢不獲已也前此壬戌秋斯堂適成余以霜露之感題其楣曰永慕欲使幹祀者不匱其孝思也今以永世不朽之圖改塗以石耳一新其廡宇而揭者前後二扁之為親者於此者而較商之永慕者私情也免左者公頌也先生衣履之所慕之以私孰若頌之

以公也遂落其私而揭以公精彩一倍矣後學之揖遺風而尊其道者即是而油然歆動之情必無間於予姓也士林也則院焉巷焉而仍之以一扁亦何異謚哉但顧名思義在乎人焉須以學先生之學為己任予焉而薰魚甕之化則誠無不格孝可以通神明災臣焉而欽尊攘之績則攟夸義理忠可以立砥柱矣忠孝人道之大節人而不從事於此則恐有愧於堂扁之義云爾

龜川祠講堂記　副提學趙龜淵記

帶方之邦蛟城之下相特地聳然而起者龜川祠講堂是也祠即龍蛇忠臣寄山君朴公及其孫兄弟妥靈之所居者敬過者式式至今百有年莫不低回而

不忍去此孰使之然哉按龍蛇之史忠臣功臣項背
相望而公扈 駕龍灣請守晴川之闕講復雪都之
社其嘉謨奇策不但以先登斬馘者比長孫興男從
黃武愍陣始捷熊峙之役竟投南江而死次孫延壽
與其兄同義同殉于一流並錄宣武勳盖公三祖孫
忠著功若是其卓卓雖漢之諸葛唐之顏真卿何以
加此宜其 朝家之褒奬而士林之瞻仰也嗚呼龍
蛇之後昇平日久古忠功臣所過之地漠然徒見山
高而水清疇能想像其當日之萬一哉然今此祠之
經久而可保者又豈非講堂之致歟春秋以俎豆朝
夕以絃誦慕仰之心油然自生十百世而千萬人亦
可況公之後承也耶鄉紳士晋慶夏公之裔海鉢讀

銖仁錫琫來覓道至漢師請不佞記講堂不佞雖不
文慕三公之忠功嘉諸君之志試抽禿毫以汚堂壁
云

綾城具氏世居地文

幸州奇宇萬書

里曰委安綾城具氏先祖叅奉公諱泰洙古丁酉燹
始基於此取委世安貧之意名其里麗德公遺子孫
安公豈其人耶今其子孫衣冠百家謹守本分未知
麗公之後亦有此否方文古稱神仙窟宅吾欲扶藜
一訪而肯許俗士駕蘭八耶具氏將刻其卜居顛末
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具氏有焉尸其事者後孫
正祖將命者然稷元書

三隱洞記

幸州奇宇萬記

洞有三隱故三隱以名其衕洞在帶方之蘆山下里曰木支里有四老吳公駿常隱於農崔公錫海吳公致升二公同隱於漁吳公曰善隱於樵皆非所謂長往者流而日見夕陽氣發隱其姓名而托於耕稼漁樵者也今者露其姓名不與三隱之意不相當乎麗季有五隱七隱而其姓名至今照人耳目蓋愈隱而愈顯者亦理勢之必至曾年過其洞欲以招隱操數闋倚其門而歌不遇而歸只見香風不動松花老而已來寓玆鄉影響可接而三隱已爲古人第當一造挹其餘風而得其遺韻樵隱胤子時泳不鄙過余先以此寄聲焉

監役崔炳夏記

西遜齋重修記

遯窩自號因以扁齋志遯而示不忘也遯之爲義順而謙恭而遜也孝順於父母友恭於兄弟謙於人遜於世何莫非爲善善不可勝用讀於是老於是教子孫以是爲一字元符經史百家之書表出此一字以爲持志躬行之準則者世鮮其人　贈叅判李公諱陽遯有憂於世降俗渝不事舉子業專心爲己之學窩居而養性獨善其身不與他亭榭之遊閒比譬而同年語也不其爲世鮮人之遯窩公耶天必福善宜乎子孫之蒙其福澤而教固已行矣五孝三烈並萃一門自天降褒以爵以旌鄉邦興感其遯之之積累有驗於是益可推矣今其窩之重修也公之五世孫其永琪永以余鄉隣之近忘其淺而求所以記之者余

復言曰先人弊廬後孫肯構之職不必深賀君家福慶未艾斯于耶禱君所自有不必待言若其瞻眺近遠雲霞風烟之異狀變態登臨者目繫亦不必言雖然請有一言公其訓迪諸孫矣亹亹乎其欲向善也惓惓乎其欲通經學古也而循循乎其無助長欲速之意也盖加勉焉於名窩之義勿以風雨攸除鳥鼠攸居為吾事已了焉則君家孝思不匱矣是為之記

又　進士宋哲憲記

夫遜進德修業之要也君子欲修其業虛已受益可進於德也若有自滿自足之心則更無進步處雖欲求益何可得也故謙受益有先於德也德不自高乃做得温恭卑牧以至大德小德川流敦化之地也亢人

欲成君子先務其遜進而修己而進則可大之德可久之業成圓於吾一身之中也於是乎知遜之義大矣帶方有　贈參判李丞陽運結茅數間以爲棲息之所扁以遜齋抑有取於斯歟公日處齋中敬對方策仰思俯讀以君子自期砌前松菊檻外泉石亦入於襟懷有時玩詠彼世間浮沉榮辱視若雲過太虛其清趣之高雖不讓於人一頭少不有自恃之心也自恃則自滿自滿則不可以謂遜順自持也此其所以爲病之而以遜自警終成德業之大如公誠可謂不遜者之模楷也歟齋之創建忽經百有餘年風雨侵撓椽瓦頹缺後孫鍾琳允永招工重修以新楣顔請余記其事余以不文何敢副其恳乃瀉方寸之激

激以汚其楣也見今自侉自大者的數其半使醫者若治病先自此始千百怪症次第和平而世無良醫誰能劑治也適此時修此屋無乃救弊之兆耶然則吾儒進修之規亦得以順且正而終無自滿自大之患也惟此一事孰有不須是為之記

又記　　月城金在晦記

晉州之南有里曰弖兵洞堂曰遜齋者故孝子　贈參判李公諱陽進攸居也堂曷以築為子姓講學之所也遜扃以扁取惟學遜志之意也盖人而不知學無以為人學而志不遜無以進學遜乎云者順之議之之謂也順之讓之循而上之則有無限好事反而下之則有無限不好事夫善柔喪資內衿外讓反而下

之者也順剛利往內充能讓循而上之者也遜窩公
之所以為遜是循之而上者乎抑反之而下者乎吾
必以其教成於家者卜之也公之為學遜而居之遜
而受之克孝克友必慎交遊不求人知在家而達在
鄉而達非循之而上能若是乎惟其誠中形外實大
聲宏固有自然不可掩者故身後之官誥棹楔其德
愈先蓋彰盈盈謙之天道果不誣也公既從事乎是永
言孝思孝思惟則施及後人公之家所謂五孝三烈莫
不自一副遜字上出來源深而流長根固而枝暢理
亦然矣曷不休哉噫非祖先之賢孰能以遜順之德
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遜循之行光其祖先
古人所謂自家好家門各為好事者其斯之謂歟公

之後承其永珉永收輯其謏蹟將重修是齋謂余忝
隣里之舊徵之以記余固不文而名且晦矣豈可掛
人堂壁間以來怨詈哉累辭不獲遂書此以遺之詩
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窃為李氏諸人誦之

永新齋記　　月城金在洪記

里有書塾者於郡為鮮書塾雖存而肄業乎其間者
尤鮮既得其所而所業有常者誠一郡之絶無而幸
有者也日林君元伯過余東陽山房請記其里塾曰
吾里介乎蓼川鵠江之間故稱以島村生之曾祖樂
居于此尋隱種桃以易舊里之號寔寓避世桃源之
意而深憂里人子弟之逸居無教爰搆一齋取諸盤
銘日日新之語扁以永新相與講誦乎其中自是里

人頗知學文庶有成效不幸曾祖見背未十數載而
齋以之頹圮蒙養亦不端里俗日偷生庸是爲懼謀
諸一里重建是齋以爲斆學之所願藉長者一言之
重余惟聖遠經殘西教闖作其禍憯於秦人之坑焚
驅一世納諸大洋之中而人莫之省悟黨庠州序之
教蕩然盡矣而元伯之曾王考乃能剏肇里塾於前
而元伯亦能繼續於後里雖舊邑其名維新齋仍舊
貫厥額重新俾村秀才子所業有常而皆自新焉豈
非一郡之絕無而幸有者乎若元伯之曾王考可謂
十室之忠信而元伯亦可謂善繼其志者也且夫桃
源之人既避秦禍則苟或建塾設教俾其里人有所
於學有能如元伯之曾王考者而幸乃祖修行亦能

有如元伯者乎若有之則叔孫談禮陸生說詩之日豈不有聞之者耶是則元伯之祖孫可謂專美於今日之桃村也不亦善哉抑嘗聞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二者之分實南北水火之相反而爲斆爲學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然則夫人之沐浴去垢日新又新者是爲己乎爲人乎惟在元伯與同齋之人知所以自擇而自勉之如何耳愚陋之言奚足爲輕重哉元伯名鏈溪其曾王考諱啓相羅州人云

龍城續誌卷之十一

墓閣記文 新增

永基齋重修記 後孫鍠拜記

黎王古國素稱山川形勝而北有廣洞者蜿蟺清淑冠絶一境云洞之向有墓卽吾先祖衣履之藏也墓之下有閣卽吾後人瞷鑄之所也然則是閣也與韓氏共之而吾於韓異姓曷由以共之也以其在先世戚誼而墓地同故閣亦同也噫昔陸士衡作詞賦先陳世德翔伊墓閣追遠之地記是閣而陳世德烏可已乎吾之先系出新羅卽 王之後也中葉居豉盖城故子孫因貫焉有四門博士公實維肸先自此至四世登台司贊成公墓在固城之道善山卯坐原海

上三峯矗列前案世稱名區名賢輩出尋傳至蘿菖
公麗季名臣中　皇明制科授東昌府安丘縣承留
官二載以親老乞還恭愍王曰使天下知我國有人
手書八大字以錫麗嵩暨于文靖公始仕　本朝而
居京鄉月漣綿再傳至典翰公這間華蟬難以勝記
又再傳而至別提公於吾為九世也贅于廣洞韓昌
原公家或京或鄉去留靡定及其沒遠莫返櫬葬於
昌原公墓下即廣洞之案山也八世祖司果公與伯
仲叅奉直長公同避龍蛇之亂於此土至七世祖承
議僉樞公適值延興癸丑之變屬雖袒免勢猶怵禍
永歸廣洞而因居焉數三世墳塋以此總厝一麓上
下兩家八葬二姓之誼無異一室及我高王考踵禦

世美文行炳蔚同堂之內登上庠者至四五員人皆
以文章世家稱之韓氏家亦如之故洞之亭有桂蓮
之號玆豈非先祖積累之所及而抑且塋域之美吉
歟第所可恨爲吾祖子姓者雖墓散處而吾之居原
川已三世矣自原距廣幾至一日程雖不爲絶甚相
遠而猶不得頻數省掃則兩家講話亦隨而間濶矣
往在辛酉兩家協謀同搆一齋閣共祀於斯講信於
斯才過三紀棟宇頹圮將至顚覆今年委任韓戚澤
宗人霽淵共幹改葺之役而自春徂夏纔始告工可
謂速矣賢勞極矣十年留滯之餘今復瞻省而齋閣
適成時柔兆涒灘之淸和月也欣幸之深不可無記
故忘拙謹構以寓永慕之忱兼叙兩宗之誼而書不

能盡意勗哉後人勿替引之遂係之以詩山齋歲久
緝新椽甞掃登臨倍惕然先祖來蒞三世址兩家蘋
藻一間蓬樸容依舊瞻桑梓亭巋至今傳桂蘿茲會
團圓誠不偶願言不替萬斯年

履露齋記

判書李裕承記

守墓之禮於經無徵唐宋以來緣人情而起之始有
叅而又有齋宋朱子守南康時為劉屯田凝之作小
亭張南軒為其先祖國置一亭甄氏作亭於其先墓
下陵府山命之曰思亭墓舍之有名亦始于此也夫
墓者魄之藏也是以墟墓之感他人尚有之況其後
孫乎吾宗同敦寧圭學氏以其所為履露齋記送其
胤諭余曰先祖叅知公僉正公兩世墓在嶺帶方之

北磨山之南而參知公當壬辰亂與趙重峯諸賢同
殉於錦山只以衣履葬之此齋迺年所刱立而未有
記實之文以貽後者我以八耋老昏略綴而揭其楣
子其為我聞之余曰是記豈徒為是齋之記實乎先
世勲勞清白忠孝文學俱載于此為其後承者聚族
于此講學於此履霜露而瞻掃服遺訓而警惕飭其
躬而砥其行則崩堂古家復中起而昌大松楸之衛
護株守之輩固必將永世矣老人揭楣之意其在斯
歟况參知公　贈褒之恩歷三百年未遑者竟蒙於
今日齋記之成又在此時是若有待矣門戶之隆興
從此其庶幾乎余將揩眼而待之

後孫濬圭識

敬止齋記

文德之陽九師之麓即我八世祖德峰公以下累世北域也而迄未就齋庵之舍每春秋展省未嘗不徊徨悽愴彌切感時永閔之淚矣去甲辰歲幸成一屋此山下裔孫之至誠所到也既成扁額以敬止蓋取諸詩經桑梓恭敬之意也然後克就前世未遑之志而洋洋如在之靈庶幾陟降乎斯子孫履霜履露之情亦將有所寓而著存之感僾然於致齋飲腏周旋之間每暄凉佳辰聚族親而宴花樹於此講誼序倫追遠奉先之道益相勅勵敦親雍睦之義講劘彌切入此室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蓋斯齋也以文德爲宗岳楓山聳其北環峯蹲乎南左蛟龍右通明而頭流萬丈儼然拱揖乎前蔘湖一派南走爲衿

帶渾然爲一乾坤亦足爲探勝者之奇覽噫吁處齋以誠名齋以徵凡吾來裔後昆能不墜誠敬之道則修己治家之方承先裕後之法不出是齋而裕如也豈惟是也循之以上前哲徹上徹下之極功無外於是則吾門昌大之漸其期在歟斯在歟今春盖尾工訖徵余爲文而記之余何敢以不文而辭畧書感於懷者以記之

追慕齋記

領議政沈舜澤撰

咸陽吳氏即海東之清族也而咸陽府院君諱先輝之八世孫諱大遜以文華中庄貞十世孫處士公諱悅永括於壬戌結構於南原之西華岳之南雲林之邃泉石之奇於鄉絶俗之處也因以居於斯墓於斯

絍褻百禩不振簪纓惜乎華閥之蹇滯也歟公之八

世孫邦奎九世孫益鎮幼而孝於親長而睦于族與

諸宗協心鳩財積小成大譬若涓涓之泉竟成湜湜

捷以若線力倣范文正吳中義庄先置位土繼竪墓

碣表厥前蹟今乃知咸陽吳氏隱居之庄也去丁卯

歲刱建齋閣而設東西兩翼一爲烹飪之所一爲講

習之堂而享祀無豐昵講習無親疎豈不猗歟欽慕

哉其所敦睦之禮勸學之規於今罕見者也其族姪

國賢示余懇託聞其言而壯之解衣帶置邸舍三日

罄竭拱劣勉就不工遂以序焉

五世孫琫圭謹記

永思齋記

吾林氏自翰林公後世居于山陰月洞七世祖百源

公篤志好學受業于東崗崔先生之門遂搬移于龍
城孝村而因以考終六世祖閔制後入此洞奠居者
式至今爲百有餘年也雲仍繁衍生於斯葬於斯而
先亡繼承美每經營齋室而家勢零替有志未就去
甲寅年宗議歸一合力鳩財肯構齋閣揭號爲永思
之義何春雨露既濡如將見之而永慕焉秋霜露既
降如將失之而追思焉故時饗之日子姓兄弟群昭
群穆咸在於此致齋於此受胙於此而不失其倫序
矣蓋此地即南山後麓也松楸蓊欝無非連抱之材
洞壑開敞如是靈異之地則登斯齋也使入起敬而
興感也凡我同祖之孫如在致誠善繼善述而永有
辭於後世是爲耶拱俟焉

慕遠齋記

孫政烈謹記

墓有表祭有室乃子孫追遠之意亦邦典使民德歸厚之一道也惟我六代祖妣五代祖妣位卜吉于府北寶玄坊沙器店北一百十八年不肖孫政烈始築祭室非敢緩也盖以事力靡舉也先君子常語不肖輩曰余家久故居貧今乃略設石儀而曾未有一座之屋一壠之檻以庇我瞻掃之所此一生首事年且暮未就汝輩宜恪遵此意以遂我到骨之痛不肖輩泣血懷爾恐隳遺意鳩財若干以歲戊戌夏營始塋下閱四朔輸功合三架四屋覆以黃茅是用暫俟紓力也粤在今年秋與諸宗并致誠力之極議重改樑欂榱櫨墍鏝覆瓦以落之顏曰慕遠乃先君設

後二十有一年矣盻呼事之興替衰旺夫孰亨其屯孰短其長便有天地以來此理循環不息物亦隨之而然其中有磨而不變湮而不晦愈而久彌先者惟在人之所當云為行與未行如何耳夫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亦理之常本迪昔我先祖文僖公以惟幄　廟謨迄致太平崇功嵬烈重如泰華炳如日星其貽後裕訓不過曰修善凡為我親族雲仍入此室者操心莫何如哉僾然之心可油然而生矣然則此室之守成子孫追感之道俱不在茲歟是以不肖敢釆祖訓歷述庭春如是深為我後人懼

荷亭呂圭亨記

五柳齋記

昔在

仁廟丁丑遣百六之會清陰八松三學士諸公扶綱常樹名節同時有林氏葛泉公三峯公父子布衣家居追憤時事杜門自靖手植五柳於所居帶方之柳洞三峯下自號處士蓋以陶靖節自况也沒葬于斯今其遺址五柳尚存其後孫建墓閣仍以五柳名齋存其舊也余按國乘及諸家所錄并稱清陰八松三學士諸公巍然與日月山岳同其光大而處士或有未知者可慨也南宋之季文陸張謝先後立慬而謝皐羽鄭所南以遺民齊其芳躅幷書于史我　朝服事上國雖其所處與宋季有異而其扶綱常樹名節則處士與諸公可以追抗於古人而無愧也其有未知者以處士家居名未達于　天聽崇奬之典闕焉而帶

方故老尙誦其高風卓操至于今不衰且其後孫咸能讀書行義以顯其家以顯其祖比之於竹帛俎豆未可以小軒輊也葛泉諱柱南三峰諱忠仁籍羅州花山公諱僖之孫自處士祖判事公諱璞始居柳洞而至處士四代繼藏衣履于是也處士六代孫致相若與余善恐年久湮沒屬余爲齋記余以夙所敬慕不可以不文辭謹書其始末而繼以銘曰彼條而園閣積星霜彼墉而旣瞻衛斧堂有研其洞有矗其峰跡謝三槐操邁七松墓門之傍一叢芍藥繁枝複葉只孕幾蓴寔標處士名風節孤後之過者尙式而趍

十老祠記

安東金宵漢記

古者老人之會不一若香山之九若睢陽之五若洛

陽耆英之十有三其著者也皆有詩章皆有繪事賁
飾升平安享壽祿人至今豔羨而樂道云我東之湖
南亦嘗有十老焉曰歸來申公末舟遯世趙公潤屋
遯庵張公肇平李公允哲吳公惟敬韓公承愈安公
正金公博兩薛公山王存義同修禊事有歌咏焉有
肖像焉此亦安享壽祿賁飾升平而已者耶其跡則
同焉而其義則微矣哉申公以靈川為兄而靈川往
我 光廟為靖國元勳公則為 莊陵守節而然亦
不敢太露其跡獨潔其已故既不能與死六臣者同
其殉又不能與生六臣者同其事一朝辭全州之藪
與同志九老放浪山澤優游卒歲論其世而觀其義
則未嘗與梅月秋江有異者也凡有秉彝之性者孰

不景仰而欽歎也耶享于德川之祠者久矣而今又建祠于
帶方之下堂鄉并享十條修其祀事甚盛舉也遯庵後裔
張君濟均要不佞記其顚末嗚呼一時升平之事如榮華之
過眼時去則已若夫高義大節之感發人心者與穹壤相終
始故香山幽谷之間未聞有俎豆之尊而如千老則存而同
其遊殺而同其祭豈不盛歟可以書于祠之役章甫僉同而
張氏諸孫用力尤多崇先尊賢一舉兩備亦可書矣是以書

銘 玄洲書院遺墟碑陰銘　　李偕孝

道在天下有伸有屈大原出天亦時或息曰若先生前後一
揆孤忠卓節無違東俗表樸講藝繙經筆法尊周靖身踐武
力學是非道過人紀扶植同章同埋此一彼一青山聳然播各
不得斯去消磨微此片石

養正齋記

進士柳奎遠記

士君子先正己可正人不正己欲正人得乎吾黨有李君尙之少日登仙樂堂得蒙養之正而先正乎己者也故正人個有哉李君暮年有志乎教養昆季家子弟與族人家子弟之蒙幼者導之以正而構一小齋於村之東法山下靜寂處以養正扁義取乎羲易蒙彖上蒙養正聖功之語而以之扁其齋君子論山出泉蒙泉之初出也險而止莫適其所從流者而必也因其勢而利導之然後不失潤下之性而方得其流之正焉傾然蒙養之士亦一泉流之初出於山者也幼而迷莫知其所從由者而必也開其蒙而善養之然後得全天賦之性而方就其行之正焉世之養蒙士者爲不法蒙彖之特義而端其初而善養之則至乎正人君子之域歟肆以古君子

之養蒙士也先教以孝於親友於兄養之以孝友之正也
次教以敬於君悌於長養之以敬悌之正者而推及乎拜揖
周旋之中乎禮坐立動靜之中乎節以至於正衣冠尊瞻
視先禮讓後飲食之間而導之以正者是真能養之以正
而盡其正者也李君居是齋顧其名思其義而苟欲養子
弟以正何不拈出此等語大特書於蒙正之齋又爲之逐
節而作歌之別書於其下而使一齋中蒙士輩詠歎而浴
泳之俾於幼少日良知初發之時淪於骨髓浹於肌膚以至
習與成性而欲罷不能之域歟如是之後薰陶其德性變
化其氣質自不覺日就於正月就於正畢竟爲正人君
子之歸矣向所說蒙養作聖之功爲實也求之有試乎蒙
之大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七字益可見古聖之申詔乎

養蒙士以正之方在於果行育德之間者而若程伊川張南軒傳註上蓋之矣猶不如真西山明體用該本末之詳者也望李君不獨於蒙象上求之博究乎蒙之大象與三先生所演釋者而體行之以盡乎養正之方也試見斯世上養蒙者渾是辨魚魯分句節而止也獨李君有志於養正齋以養正名要余之識其所名之義其志可尚也已昧昏耄書以歸之

哀詞

默翁李芬琴詞自製

天默亡地默亡我亦默亡　恪守先訓絕意仕宦慱甚爰卒自號默翁當先諱北望哭

題詠

贈正郎金季甫休退詩　太虛亭崔　恒

身帶正郎際　世廟申公作伴忽南歸雲棚千載龍
攀手　天陛三朝鳳覽輝水石清游仙不遠春秋大
義士爭啼　陰德早晩蒙旌表莫向潯陽自鞁遲

鰲載亭　俛仰宋　純

三聖老臣不負天鰲亭故築碧溪邊廢來絶咏誰能
識寂寞空庭宿暮烟

又　河西金麟厚

拚棲仁身向南天扶得鰲亭一枝邊昭昭忠義誰能
說慕仰千秋但暮烟

又

孤臣頭戴魯陵天 時築茆亭此水邊 忠節分明公不見 斜陽秋草但荒烟

眉巖柳希春

又

三朝恩重一身輕 長往非緣勇退情 鰲戴亭前秋月白 也應仙駕向蓬瀛

松江鄭澈

又

歸來游隱兩賢公 節義堂堂一代同 胡爲一褒一無褒 競節千秋高士風

梧陰尹斗壽

又

解紱南來任率眞 三朝遺澤小亭新 家聲世世簪纓族 忠業堂堂節義人 跡混林泉閒卧客 篆達廊廟

清陰金尚憲

贊襄臣深懷時與申公詔一代高名獨絶倫

又　　同春宋浚吉

百年心事一朝明隱跡不能掩素誠鰲背求仙非本趣鷗江濯足郎眞情田園古宅招歸伴梅月誰家共義聲烈士平生高蹈意至今孤鶩影崢嶸

又　　晩菴李尙眞

鰲背亭高古首陽倪翁遺撰仰流芳令名一代簪纓列素節　三朝日月光履也仙緣迎鶴駕居然世慮隔羊腸游山隱几非公志爲掇荒詞恨未詳

又　　玉峯白光勳

頭戴　莊陵萬古天心存寧越錦江邊鰲亭當日昭昭節秋草鷗溪但夕烟

又　　　　　　夢淵徐文重

碧鰲亭立碁江邊游隱丞來此地遊盛歲高名懸北極
晩年淸趣下南州却將富貴虛雲視還把笭絲小艇浮
惟有宋翁知本意蕉燈菊露史新修

又　　　　葉泉南九萬

誠以輸君孝以親簪纓遺業率天眞忠爭日月經三
朝跡托江湖老一身萬古聲名傳有美九重褒善世無
人亭云鰲戴知其意况與申公作好隣

又　　　老峰閔鼎重

六臣二代正卿公威烈之孫有祖風退臥南湖全晩節
拜倚北斗拱餘忠當時同志歸來子後日知心俛仰翁
誰識亭名鰲戴意　三朝大義此間崇

又　　　　　　　　眉望許　穆

鰲藏亭高棲隱處清風懿節尚依依松篁結契全天分
魚鳥同盟絕世機水白千年嚴子瀨山青萬古伯夷薇
曉看孤鶩晴峰去猶想烏巾坐翠微

五槐亭　　　　　　主人吳梁孫

午睡朦濃近水亭傍簷啼鳥喚人醒覺來依檻無心坐
惟有槐陰綠滿庭

又　　　　　　　　砭齋崔　溫

青按對麋鹿白日夢羲農世業惟殘卷生涯只短筇笙
傳依檻竹絃琴隔溪松溫也何為者年年此躡蹤

又

畝畒青山下茅茨綠水邊百年從地僻萬事任天然槐

客清陰合臺高暑氣蠲向來詩酒樂休與俗人傳

又　思齊堂安處順

愛君清致結斯亭樓止年來任醉醒繁茂五槐惟德待
應須歸覲蔚陰庭

憶大明有感　雙栢堂崔　遠

出門每愧北回頭塵穢神天氣尚靦顏我千年愧不死
長陪神后帝鄉遊

休官題湖巖亭　杏亭蘇　沿

五斗永辭陶令祿百源深結邵翁廬智水仁山吾不負
白頭專業在朱書

門柳詩　梅軒蘇山福

我栽門柳意留客不相離客在春長在四時綠滿枝

又

我柳門前路春歸客亦雖請隨春更至歲歲賞春枝

又

門前植柳問何時豪蕩長梢拂地垂隨風搖曳金絲亂
立雨暝濛繡蓋疑携客藉陰亭設榻招童摘葉可題詩
野人誤認陶潛宅載酒相尋過竹籬

詠軒梅

我愛群芳最愛梅雪寒昨夜藉窓開眺看瘦影常邀月
恐損疎英不掃苔孤插金屏驚歲暮橫沉淺水見春回
巡簷笑問黃昏約皎潔佳人下玉臺

上一齋李先生詩

先生大德仰彌尊舊習先除再劈昏養氣不撓排異說

持心有法溯眞源紫陽詩禮傳千載南國纓章集一門
安得此身抛萬事摳衣朝暮聽嘉言

晩翠亭　　金偉

朝來雲氣捲淸潭亭在岡頭萬景含物外風光誇瀟蕩
醉中詩句鬪淸酣初疑林谷尋無處便覺蓬臺比可叅
每與園翁相邂逅數時採節慰農談
千尺層巒百尺潭水光山影淨相涵陶甄雲物才雖短
耽玩風烟興正酣得鑿菑畬平地足豈容樗櫟小階叅
自知寡與何須恨榮悴還如夢裡談

次　　霽峯高敬命

鬱屈蟠虬偃碧潭太陰雷雨想中含孤高不受千霜戰
蒼翠寧同萬木酣陶逕就荒終未忘藍田對樹可叅相

乍窺亭扇寒侵骨紅紫何人失口談

次　俛仰宋　純

分明列峀倒前潭多事雲霞吐復含堂鷺江鷗詩屢就
竹風山月晴宜酣茶既好與隣僧罷棋句時招野老叅
更有寒松圍曲檻雪霜他日入詩談

次　叅鶴黃廷吉

烟生喬木水生潭滿壁圖書岳氣含花雨芳樽三日醉
水風晴檻一眠酣無心魚鳥簷前近有素溪山分外叅
須將幽居閑意味酒餘傾寫入詩談

觀惜亭 亭四間右豆洞面杜谷 右園林周回有石臺　金萬鍊

鼇巖曾巖傍碧流帶方形勝勝丹邱南歸衆水通江漢
西峙群巒拱手牛店大星羅行旅夜烏烟紗織斷鴻秋

洋洋道體無窮意逝者如斯識者疇

永慕亭　　金命恒

廓然除服白頭餘楸下小亭築巽如日月稍遐嘗糞夕

溪山猶似返魂初新阡有淚沾松檜玄宅無緣問起居

永世吾家孫與子一間修葺倘思余

敬次伯氏槐堂韻　　午巖金瑞弘

同居九世是何人景仰如今愧此身田氏分荆無足道

姜公共被可堪倫藩籬繞隔元非遠家屋雖殊豈曰隣

一代功名非所願百年湛樂實爲珍

讀書　　勉齋金亨五

爲緣永日寂寥居不是殘年好讀書從此心神猶得定

自無思慮意淸虛

茅山亭原韻　　　　主李　檝

幽居為卜此山亭世事都忘任醉醒周匝衆峯屏右左挾流雙澗鎻門庭箇中幾送新春綠案上時看古史青願得杜陵題郷句更教先彩耀窓楹

大成殿重修韻　　　　松嶺亭崔龍澤

無疆邦運我東長　聖廟重修古帶方義户德門高地位仁山智水好風光文明世際追三代道脉時回復一陽享祀春秋香火奉禮儀郁郁士夫鄉

至理吟　　　　　　　　　喫醒菴陳克純

無極之眞二五精合凝方見物生生人全仁義與禮智天以元亨而利貞至大至明還至隱無形無跡又無聲胷中亦有一天地盍取吾心驗此誠

題敬齋河濱碑閣　判書金洙根

追憶敬齋曠感深風聲猶在舊棠陰相公此地存功過
神物何年入夢吟聞道州民齊頌口談河氏者却青襟
南原綠草人歸後水白雲空式至今

篛軒原韻　吳賢翊

居然茅屋在山深種竹由來已作林根托虛庭非俗態
幹修苦節識貞心因風舒嘯慰幽獨見月開窓愛照臨
世故命焉何足說多情知舊或來尋

大易吟　德洞陳　偉

此理元來未易究幾多探賾費心眸渾〻天君人物睹
明明聖訓古今留一本要看推換面萬殊宜驗對行頭
懃懇寄語希夷子體用須從這裡搜

讀大學　　雲坡崔　植

此篇聖學盖爲宗條理相連道脉通一樹共根分枝異

萬流各注八海同爲仁爲孝周文化如琢如磨衛武功

修齋終致平治世曾氏能知又晦翁

感君恩詩　　默齋梁處濟

忠孝傳家累百年照人耳目莫之先性情實得中和者

踐履經無罅隙然三世褒旌知有國千秋俎豆見崇賢

若教來裔墜遺訓不許稱孫拜廟前

又

季子觀周復不還　皇恩護出玉河関秖爲君臣相感

厚　本朝今日贈崇班

司馬齋回䘵後重刱韻　　安素齋韓在權

切灰一掃立新齋學舍精光便復佳司馬諸賢初設席
佩魚令宰宛登階蜀州古制椽加杏漢庠遺風市列槐
營建莫非誠信致青衿百世我佚懷

廣寒樓遊讌韻

樓閣玲瓏照月波喜看清景入簷斜華筵秩秩笙簫樂
文學彬彬老少多奉藥素娥如醉月獻盃紅妓若猜花
浮生此會誠非偶為作千秋聖節歌

甘老齋原韻　　甘老安錫鴻

華為君子恥濡與古人求廳事放斯足朝耕夜讀謀

松菊齋原韻　　松菊李尚斗

蒼髯欝欝異凡叢正耐嚴霜不畏風獨秀歲寒君子節
翻然還愧主人翁

又

泠蕊蓮蒲植緻叢花開葉抽九秋風清芬早八淵明愛

歲晏遺誇白髮翁

守誠齋　張鐵

事親須欲盡其誠惟孝方能百行成毋擬淵樵供子職

願將詩禮繼家聲時瞻墓塋墳依檟栢盤桓松竹遶山程

顧名思義恐多愧欲守如何副此情

題房孝子煥元夜釣圖詩　文山成濂

帶月過江村路細無人獨釣碧波汭莫言夜半魚初眠

也應等頭信有達

割股圖贊

手推割股嘗吐遺踊資父事君誠同今古死者復生豈

非天佑畫圖以傳令人起敬

視疾圖詩

親病在床不勝憂願其身代視何求蒼唐曉月昊天下

回首七耕赤手修

捆屨圖贊

出則傭賃以供朝夕入則織屨以備酒肴耕田之手又

捆又椓巨不同價沽酒盈樽

高宗聖節與知府閔種烈獻賀　承旨李友會

微忱此日幸賓同和氣春生兩壽中小臣拜獻南山壽

北斗蒼匚洛水東

與知府南禹濯登廣寒樓

人間有此廣寒樓烏鵲橋邊瀛閣頭十二曲欄秋月白

三千下界暮烟汲誰知憂樂前賢意我學風流太守遊
除是南州無別處蓬萊仙子更何求

與諸賢登海月庵

東南襟佩八諸天二十年前我少年下界人來芳草裡
上樓仙語白雲邊石臼涓涓通筧水風爐細細浇茶烟
曉來又有攜書老扶醉無妨對月眠

鳳凰臺重修日次趙月溪韻　　竹溪尹璋燁

臺上鳴鳳世所云千秋高峙小溪濱倚崖松竹曾誰種
擇地階闌是蕭村孝悌淳風今可尚詩書遺業古攸惇
重修此日情多感香護他辰勉子孫

太學康熙軸　　校理梁漢容

萬世太平國纔開聖教成泮宮王在在禮樂煥然明

謾吟　止隱黃宗默

崖谷春風動自無一氣私榮枯人世事推悟讀書時

呈鄭尚書 健朝號恭山　護軍梁在浩

幅巾淸灑上山扉自是遊塵剩得稀漢北詩樓多會約
江南芳草未言歸新凉水暖茶痕濕小艓風輕柳力微
可愛相公餘景晩紅梢初瘦綠更肥

言志詩　承旨朴周鉉

爲人子後更爲臣於國於家有此身孝可移忠忠可孝
一生心事事君親

贈提學金尚鉉詩

扶植綱常五百年化中遺物不忘前山河箕子朝鮮國
日月 神宗皇帝天大舜惟知終慕美仲尼先得自

渾然治平知在修齊後好養賢良令日逢

聖廟重修韻　　盧琬壽

斯文幸際世文明聖廟維新舊制成大統春秋籩豆席
小華日月詣經城禮儀古夏商三代講業今鄒魯兩生
儒賢侯道學化復教尼不永遺聲

又　　兼山金成烈

使君治績尚文明　聖廟重新賀落成師道前高東素
岳陽風又振帶方城猗蘭谷裏香猶在老檜庭前葉更
生盛代昇平興學校從今不絕誦絃聲

無廣佰芝之潭閭種烈晬宴韻　　蓮坡韓睿黙

一大道曾家昔此辰六旬日月尋同輪慶年惟信勅勞感
鄰俗皆興孝悌仁極老星纏臨壽域王呈香案降前身

人間甲宴猶稀事鮑德公堂藏頌新

養士齋釋菜時韻　道南李承雨

吾鄉文物照人明養士當年蔚有聲百變猶餘絃誦韻春秋釋菜兩先生

拙軒原韻　拙軒李鍾鳳

五十年來一草廬安於守拙世情疎羞生自足隱居趣憐子何須乞巧書任他富貴家無貯警我昏懲我有書小庄泉石東山下晩節逍遙此樂餘

登廣寒樓感舊謄楣　石庭黃璌

吾祖昔年也此樓溪山幾度桂花秋畵楣粉墨迷前蹟仙觀臺觴續後遊依舊蟾宮明月在至今牛渚白雲浮題詩奚但靈區愛小子追思上檻頭

槐山郡賛聖祠韻　一南尹秉翊

禮義東方復廟青追先誠意使人齋蘋藻香升籩豆遠森松風護牖牕明栢社永年傳緖脉槐山今日感興情環遶四面尊瞻仰依似西都藹芷城

與泮長宋秉瑞及諸生共吟　承旨梁善謨

泮壁嵬亡望儼然聖朝修葺自初年六儀序次諸生會三齊從間古禮傳山暉肆時知詞禮昌黎並醮聽彈絃兩粱介幘尊瞻拖在座輝光耀後先

花樹亭韻　金希權

山平野濶一亭成依檻悠然遠俗情和氣自來春雨滴深源更迴曉潭清園綠庇陰禽共樂庭柯交影月初生為報諸宗相勉意須將德業世修明

次　　　　　　金會烈

花樹山陽亭適成觀蹟相集剩舒情野勢旋平千畝
綠泉流不息一源清合族遺儀追月朔蒲堂和氣樂
春生斯征斯邁無忝意詩禮眞工共講明

春溪亭原韻　　　　主吳永漢

參水之南錦峀西晩年營築是春溪方塘波潤觀魚
躍小砌梧長借鶴捿案上書琴聊樂只世間榮辱復
忘奚素心賴有天翁識默坐亭中一炷携

楓溪祠講會吟　　　　晉炳璣

拜公遺像肅心天楓樹山中澗一邊佐吾聖祖官
居鼎有此賢孫柰置田星辰氣彩千秋仰竹帛功名
特筆懸第聽南鄉章甫議自今虔奉永來年

次湖隱亭　　知府申佐泯

曩賦新開傍長洲遐想賢公興致幽近山爭集飛鷹鳥
過雨相親答餡鷗臨境猶存治下地憑欄如入畫中舟
十二名區無限景歸裝忙迫未全收

次廣寒樓韻　　靖山金興基

形勝南來此一樓危欄高出水西頭地接蓼川平野濶
窓臨方丈暮雲収風景不殊今日淚詩篇爭誦昔人遊
鵲橋鎖閉無消息牛女仙緣何處求

草堂即事　　蘭皐李東甫

空齋薄飯強留君朝起殘霞暮宿雲荷藕出淤還自潔
蘭香入谷豈求聞細收花石供眞畫閒取蟲蟬補缺文
楔草生涯何敢怨聖人猶與鹿豕群

贈張志斗敎子詩　艮齋田　愚

孟氏家貧有孝男老夫深感張翁事父常喜悅養曾參其遠告諸兒且指南

松隱原韻　李秉奎

公事日暇聽老年蒼官記得歲寒天枝迎巢鶴千霄立根借蟠龍隔水連千古春心來嶺上一生風韻屬琴邊後凋高節人須說為撫盤桓與友賢

次瞻慕亭韻　東江金甯漢

瞻慕多年起一亭疎簾恰受舊山青佳城欝欝金陵樹遺碣嵬亡蓼水汀霜露既零清血灑塵埃不染道心醒自開華亂頻回首千里南雲盡日停

竹圃堂原韻　李暻默

磻溪東畔小幽園自愛踈篁護我門開逕何慚同蔣宅
圍家難許散花源清風奏韻欣忘味明月登軒獨對樽
日涉開庄培養計與君爰處永年存

蒼衛亭觀射詩　李啓淳

明時講武嶺吾東鄕射元來禮自同子躍叩輪猶伏義
公罔揚觶尚遺風鵠弓有響俄飛白鵠布生心忽中紅
觀德于茲參六藝干城他日可成功

普國寺普濟樓韻　金鳳錫

雲際騰蛟兩岸攢天教名勝愜詩情地形鞏固金湯局
石勢回環鐵甕城此日成仙遊上界昔年如夢感浮生
晝鵑啼盡人惆悵北望何方是帝京

次　梁達煥

世路紛忙未暇閒暮年樂意付蛟山祝母地藏臨海上忘家靈蓮在人間七星有助方移閣萬甲無功已廢閔物性如何相不合遊禽飛去白雲還

附可否説

德洞陳偉

事有可有不可可非可自有可不可非不可自有不可可可可不可不可可苟或可不可不可可可不爲可不可寧可吾可人不可吾不可人可吾可不必可人可不必不可可惟在理不可惟在公莫須可吾可不可人可理可可求莫須不可吾不可可人不可必不可可求苟或不求理不求公直欲必可吾可吾可必不可吾不可人可可不可矣得其可哉

龍城表　　朴海錫

天開鰈域三百六州之封疆地擅龍城四十八坊之風

土　人物通秆國祚長興　萬德頤佚官梅醉於璽月

西奉望美仙李春於乾坤　實為賢臣實玄𣅜定也德曰君

子德古謂之　官道城南之娥把桑葉而薦採詔令山

東之老扶杖履而徃聽　松内清風仙鶴來舞竹谷明

月瑞鳳高飛　凛二士綱高節長守屯生物理廻果猶

存　白馬東風醉草卽之遊冶翠羽落月夢梅崖之𣿅

粧　都督風流立石䀉上織女夜月支機池頭　水吉

豆供孝養之甘金崖以貧富貫之樂　白巖賊孰疑是

唐皇之戟場朱村道源儼然晦翁之遺像　所義人之

義也伊彥邪之彥芳　數畝山南雨施澤於豆洞五夜之

庭畔月送賃於椿支　洼鵠江而折東靈濮加帝對鼓
能而拱北時山扶輿　上源川下源川每占年於麻麥
內山洞外山洞便有利於魚盐　無逸良箴克念於見
所谷藤畔淳俗願耕於王之田　規矩成中方之圓福
蘇如未川之至　州俗近古古達之文學方與吾道在
南南省之絃歌不絕　內眞田外眞田皆關高廩如京
上番巖下番巖而居隱類不市　生島伐木嚶友之新
聲八韶走巳洞天多士之健筆騰帖　白波海晏歌聖
化於三年黒城山國兼地利於七里　良將奇計唱良
籌於貝沙扁士高風漉酒市於葛峙　栽在菁々之化
稱彼阿山鳩樂關々之音認是周浦　願將無窮之屯
德永眞有名之帝方

書龍城續誌後

承旨李秉燧

邑誌者何誌其邑之山川土田風俗人物學校盖山川其嶺其浸而彊域之所際故先之以察其險夷土田或饒或确而貢賦之所出故次之以知其富寡風俗有淳漓而民習之所尚故次之以考其政治人物有賢否而其地之所產故次之以辨其等學校首善之地而人材所作成故次之以觀其選舉夫修此五者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况於邑乎夏之禹貢周之職方盖合天下諸州而倂之已不可尚我東輿地勝覽亦豈非三百六十州集而勝之者乎然則一邑之圖誌所關顧不重歟惟我龍城舊有誌籍山川也土田也風俗也人物也學校也無不誌焉上下數千載廢興沿革瞭然於一編之中而逮于我　朝儒化大行邑

土槖征所謂山川草木亦皆有精彩焉然舊誌之刋行已
經二百餘年或略而有漏或疑而難信者多而顧今遷革
有甚於前日則誌之續修固不可已也余不揆僭妄與一
鄉諸賢廣詢博采旁授直攄一遵舊誌裁凡立例以信傳
信以疑傳疑補遺增新續成幾局噫轉眄山川自不勝平
乘之歎而至若仕籍人物衆議固多聽瑩愚何敢月朝於
其間耶然邑之人士或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
今所將泯者之復明有能如高平人之於高平誌者歟夫
高平即古長平而遭秦毒虐天下至今寃之慷慨好義之
士思欲一至長平以弔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則今之
讀龍城誌者千古之恨倘何如也哉謹略敘所感於
篇末云

大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印刷
大正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行

定價金拾五圓

全北南原郡大山面豐綱里六七番地
著作兼發行者 金敎友

全北南原郡南原面王亭里四五番地
印刷所 養士齋

全北南原郡巳梅面花亭里
印刷者 金必淳

不許複製